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〇〇冊目次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明崇禎六年胡濬刻本　〇〇一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

明崇禎六年胡濬刻本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卷首凡例稱或傳爲陳亮所輯。然亮輯歐陽文粹序載龍川集，而此書之序無考，則未必出於亮也。宋史稱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爲蘇門四學士，而此益以陳師道李廌稱蘇門六君子者，蓋陳李雖與蘇軾交甚晚，而師道則以軾薦起官，廌亦以文章見知於軾，故以類附之也。其文皆從諸家集中錄出，凡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濟北集二十一卷，濟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頗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僅存其要語者。觀其所取，大抵議論之文居多。蓋坊肆所刊，以備程試之用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云云。蓋風會所趨，併其從游之士亦爲當代所摹擬矣。然其去取謹嚴，猶工文之士所輯。且李廌集世無傳本，今始從永樂大典裒輯成帙，頗藉此書相補苴。又張耒集寫本僅存，字多舛誤，陳師道集刊本較詩差詳，較文則略，亦頗藉此書以勘正云。

蘇門六君子文粹叙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曰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黄秦張晁也黄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譏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

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即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遊无咎遊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殁甚淺文潛教人作文必以理為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傅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絶席欲參諸門弟

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
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
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
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
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
[illegible]色之者長公不忍以[illegible]
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
張貧贈之上賜玉鼻騂贈
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
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

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
其躁於求薦則正言告
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
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
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
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
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
能相勉于道而不務相
引于利若稍有伐異之

心則陳履常皈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之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攖徤少年之鼻息乎獨黃公不

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礲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

譽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

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黃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

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畧詞賦友也陳伯修惠難友也其它如曇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

琴皆誘掖而奬借之騷駿坡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又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

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論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太史氏

雲間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叙

凡例

是編向傳陳同甫所輯底本尚是宋人繕寫然不著姓名不敢遽藉直于疑似之間第鑒裁精審寧嚴毋恕至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庸劣無當之句其嚴不可及也語云精甲三千勝羸師十萬具眼者當必辯之

蘇門四學士宋史所載而秦黃名早著讀晁張集乃知未可軒輊也要以長公憐才如饑渴之趨飲食非若今人藉名市交者陳李交晚而文自超卓其列于四子無忝博雅君子當識選輯者心眼

淮海豫章二集世多全刻然黃攻於詩文則非其所長茲雖拔其尤者寥寥如晨星秦經濟文識高才豔詞達理明論時事不減賈洛陽陸宣公第限于時代為稍遜耳

文潛柯山集世傳一百卷今人罕覩其集世所存刻本宛丘集有文無詩者不及百篇其抄本詩文全載者不過四十卷且中間妙文多遺失魯魚亥豕遞抄遞訛遂成河漢觀者不無厭卷慨惜茲集廣為蒐訪讐校數過可無遺憾

雞肋集世多抄本聚諸抄本參對無一同者其訛謬可知後得一宋刻本讐校遂無舛錯是編所收甲于五子其持論古史鑿鑿可觀

后山文行卓越舊傳其集有三十卷今蜀本止二十卷茲集所錄獨儉于五子攬者撫卷恨不見其全文方叔月巖集文多奇古茲所錄亦不多嗣刻晁張陳李全集行世

近坊間所刻書多假李袁鍾陳評點以欺世之耳食者有識者開卷輒為嘔噦無論贗者即真出四君手亦自可厭此可與智者道也

六君子雜記

復齋漫録曰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黄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巳文行雖高以晩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巳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而无咎詩云黄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鄉非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巳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黄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巳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覲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巳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雲龕李氏曰序畧曰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歴道黄張晁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驁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巳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爲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惟伯父性誠乎忠厚故其爲文横鶩別驅曲折演迤而一貫于理有萬折必東之勢志樂于靖退故其爲文崒然其立淵然其止不侈衆目而風神自遠有久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而思精故其爲牋奏應用之作博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天骨敍事外自爲文章才贍而意新故其爲詩奇麗極適章斷句絶餘思羨溢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畧也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多引用釋典蘇文忠計至京師王定國及李廌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文忠卒出俸于薦福寺修供以致

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

山谷答王周彥書云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然人自常州來者曰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與徑山長老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

建中靖國元章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時得疾棲异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逵甚棲問是行何所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棲起視事見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平生交遊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日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

晁丈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毎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浪自可默識也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遊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多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

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故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豈真戒禪師後身耶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

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其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啓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訪覗如言修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骨脫此而彼神識不昧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人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且山谷嘗記刻石于涪陵江間春夏水淺少慕傳者乃足飾其妄

耶

張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見其稿其後題云此篇効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上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官免教縣令相催追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涼清

置

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罝兎歲蹉跎百壺社酒相經過

葬死蝴黄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槩非羇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若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黄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曉故也

陳氏曰秦觀撰晁无咎言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

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

東坡謂李廌與李祉言曰其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癢處略按摩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

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旣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頻而盡服裳衣畢須于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旣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悟覺者也二君試識之

元祐中蘇子瞻在翰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明略也

石林葉氏曰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

子瞻雖推魯直而魯直不滿子瞻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魯直語也魯直盛稱無已而無已詩輕魯直過于用奇不若杜之遇物而奇無已語也

豫章集雜記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于孫莘老家絕嘆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爲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无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戎州至徽宗卽位召還嘗因嘲謔傷趙正夫及正夫爲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云公旣孤從舅尚書李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錯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爲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畧云瓌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

按其年譜山谷元豐庚申入京改官知吉州太和

縣是秋自汴歸江南十月過皖山舒州有石牛洞林泉之勝遊而樂之因號山谷道人小寒有觀潛山天柱雪詩臘月過南康還分寧遇雪而題此卷以寄黃斌老者此二詩並載外集山谷有伐檀詩二十卷可謂宋室奇才西江詩祖也山谷書初以周越爲師大字得丹陽瘞鶴銘之結密兼收秦漢石刻朝夕披覽遂得篆籀之法細觀此書縱橫法度如萬歲枯藤筆力高古並明于日月故東坡嘗稱山谷曰文絕當世書入晉唐行配古人超邁流俗然當時片紙隻字至尊尚以購藏民間而不可得豈不寶乎

淮海集雜記

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集紹聖中除名編隷横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工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謂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

文字科紐坡云但如公上呂申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爲奇也呂文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爲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接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其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制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予昔歲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鎛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

今歲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宛丘集雜記

晁氏曰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兗五州守又嘗謫居黄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同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復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

石林葉氏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易无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爲之而不見其爲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斂縱姿態百出有推之而不得不前鼓之而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而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又曰无咎雄健俊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若不得已於言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眞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鷙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盍規之也

李廌字方叔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貢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曰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焉

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緘封一簡與李方叔令其就試值方叔出僕置之几上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適來竊視坡簡乃楊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子

驚喜攜去方叔歸求簡不得悵恍不敢言已就試二子模倣坡意坡讀而喜之以爲必方叔魁矣及拆號乃章援復得一卷文意相似謂必方叔拆號乃章持坡失色再閱一奇卷坡謂同考曰此必方叔矣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豫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聞其故太歎恨作詩送歸方叔之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

李方叔廌嘗作寒食詩千株蠟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檐自鑽燧煨針燒艾撿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濟北集雜記

晁氏曰鷄肋編族父吏部公集也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王安國名重天下愼許可一見大奇之在杭州作文曰七述敘杭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子瞻以文章名一時稱其博辯俊偉於文無所不能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藉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

深於經可革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監信州酒後知泗州終于官大觀四年也張耒嘗言无咎于文章蓋天性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柳而還蓋不足道也

石林葉氏曰公少警悟絕人讀太史公書而善之以爲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無不咀其華而摘其實故公之文緩急豐約隱顯乘除卒不可以捕詰如終南太華峻拔連絡虎豹龍蛇騰攫變化至于優柔宏衍疎宕蓬遠則朱絃疏越停雲淵泉可聽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挹也蓋嘗自謂喜左丘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爲兼得數子之與眞故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晁張云

山谷黃氏曰晁補之文章有漢唐間風味可以名世往未識晁无咎時見其作安南罪言天辯縱橫跋涉曲與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字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能相見耳

后山集雜記

晁氏曰陳師道無己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爲正字以卒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黄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斂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志亦好有

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己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韙刊于臨川云未見魏全仍其舊十四卷爲正集恭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號也

豫章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論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莊子內篇

序

胡宗元詩集序

顏軒詩序

卷二

序

洪氏四甥字序

晁氏四子字序

陳氏五子字序

趙安時字序

周經字序

周勃字序

楊槃字序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錢培字序

田益字序

黃肖字序

羅中彥字序

侍其鑑字序

元勛字序

宋完字序

李攄字安詩

王蕃字觀復

潘大防字元禮

張懃字士節

全璧字天粹

訓四從子字序

文安國字序

卷三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伯夷叔齊廟記
整暇堂記
大雅堂記
資深堂記
賢樂堂記
養正堂記
瑞芝亭記
南園記
松菊亭記

書
上蘇子瞻書
答何靜翁書
與唐坦之書
雜著
覺民對問
與王立之四帖
書幽芳亭
書萱世家後
書萍鄉縣壁
跋陌蕃王太尉書
跋奚移文
跋韓退之送窮文
祭韓康公文
休亭賦
江西道院賦
劉明仲墨竹賦
切思齋銘

慎齋銘
所性齋銘
正平堂銘
養浩堂銘
養源堂銘
自寫眞贊
卷四
書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書贈韓瓊秀才
書王荊公騎驢圖
書劉壯輿漫浪圖
題李白詩草後
題元聖庵清水巖記
題李漢舉墨竹
跋東坡書石
跋法帖
跋洪駒父諸公詩

跋顏魯公壁間題
跋高獲數公詩
跋砥柱銘後
跋雙林心王銘

豫章先生文粹目錄終

豫章先生文粹卷一

宋　黃庭堅魯直著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論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繇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

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無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此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之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故終無所得

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曉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躐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躐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躐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奥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顧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

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期朞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弟之說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哉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已怠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驟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孫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其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

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楊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聖人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孫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孫孟子以來力學

者多矣而才有楊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已者

莊子內篇論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惟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尙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序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守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謂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視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撓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

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糸彼俗學者因以塵垢粃糠據見曰予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爾孫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脫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潛滑以至今悲夫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奇寶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宫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淸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挽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

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士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文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顧軒詩序

高君素作顧軒請予賦詩予爲說其義曰在易之頤觀頤自求口實其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單豹巖棲谷飲有孺子之色而虎攻其外張毅擎跽曲養養人罔之舉而疾攻其內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養鳥者棲之是謂觀其所養庖丁不以肯綮撄其解先之刀同僂丈人不以萬物易蜩之翼況夫之志不可奪於三軍之師是謂觀其自養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觀其自養盡己之性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求盡性而已君素樂善

好賢將求學問日新之功故作頤軒以養其正吉乃以觀頤自求口實六字作詩以勸戒之

豫章先生文粹卷一終

豫章先生文粹卷二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序

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益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甥黃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泉邪

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緣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綠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驥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琨石其盡和氏之璞王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益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豕去來不得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

集300-024

爲儀非夫好高之上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淸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眞遠哉

晁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況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

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表貴思窮不知在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命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故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敎思波流袞袞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至於海也晝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効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耶君子崇德以競時舉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空又以智仁禮信義娩名而字之豫章黃庭

堅曰君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爲義於此合矣故爲具其說易大傳曰智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繇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也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屑官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

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爲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教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歸於成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以內觀反聽克已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木上下與天地流通

周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爲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至於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欲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吾失其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蔽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亹亹焉爲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兼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

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懇然與造物者遊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皁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棄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曾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植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宮衆拂之殘而不庭者三月嘗貸粟於縣令而爲之困相可謂知己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木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歿生不入

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仆之不喪其存禆干越之劍而不試游發硎之刃而不見全牛棄智於乖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非語也少壯自澡雪於塵澤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與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羸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蠶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婿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爲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太玄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古者爲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九涂九軌蓋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以爲經義理以爲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周渤字序

渤來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惟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豫人之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坳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未嘗鈎致已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他焉盡已之學而已

楊桀字序

清江楊桀問字於黄子黄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桀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乎於衡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桀爲之師桀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孫倫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予之家皆青羸焉彼安能以不欺繩桀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

四表不得志乎蔵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黄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宫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吾子彊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爲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耶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屋埜而英發請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爲基而功不已增臺乃成忠信者士之基也有忠信以爲基而濟之以好問强學何所不至哉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焉朱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公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哉賞疑則從予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屋字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成萬年至於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訴之於帝帝爲遷之於朔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

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埜體具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故名曰埜字以山父又祝之曰咨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奄觀百堵咨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爲宅安往不屋咨爾山父一塵爲初學而不已泰華爲徒惟爾英發務嫓二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稽腐夜生于求火燭之恐其似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序

歷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黍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謹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益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云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蒂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

寔方寔早寔堅寔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之茂也遂其亹亹焉果能以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上與若彼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石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曲者有曲而逾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逾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為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觀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縣七世以上矣其譜以年相差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惟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殁以謚易名之寔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遂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亹亹以勸四時及其口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

深根固蔕待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於闔巷之習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人舍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淸氣平則聞命矣蕃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有苗也達於粢盛水之有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大密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己錄是觀之病於見蚳貸于難之未同而言

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致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彥字序

延平羅中彥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之黃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憒憒我無事焉叩之卽與爲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炊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微以爲萬物之宰强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耶矣人也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於我何有爲鏑鋒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浩翁字之曰彌明而說之曰物材莫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

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龔則不能見其面目矣況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與名教仕不得執其宗盟不耆大儒之勃生子嘗學殺荒有彬鶴游於鶩昂昂不群乃翁祝之曰其受命於先君子爾楊墨以倡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

太史氏曰假道者不華麗寶者遁玉進道者不觀處行若日月有君成功之心則不違自智而放不能歸不違故三釁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胼胝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一鬨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勇恐勞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蔑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殁而後已

宋完字序

燮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嚣嚣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闕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浩翁字之曰志交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嚣又何難哉古之言不以物摇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自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也而況市井之嚣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遜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李摭字安詩

予既字員弟李摭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爲可願夫以婦人女子而其所知

如此盖其器閎深其聲春容其藏克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乎予誠可與言綠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義以為閒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嫡庶分於妾也憂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尚幾可救也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宗廟者也綠顧居上黃顧居下名分悖矣亡之

徵也誰當爲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均之絲也一以爲絲則不可尚黃均之女也一以爲妾則不得成嫡色比黃綠者女序比嫡妾者君古之人敦何獨善名分而無過也窮於外則反於家困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同然也四章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名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始所謹薄所厚非所以維持風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

人中耳此其大略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雖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爲使我至於斯極也殆其甚者今其言若此亦可以觀矣蓋無意於譏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荀卿言善學必曰通倫類誠用此說以學詩一以貫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於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禮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

於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王蕃字觀復

維亨加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府已觀其復矣

蒲大防字元禮

夫禮之使人左規右矩前瞻後顧見德思義見名思實大爲之防如水之有所游泳而不決溢以爲

取者也

張懿字士節

荀卿曰馬必服而後求良士必愨而後求智夫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惟其不愨也夫愨者守之則虛一而靜接物則言忠而行篤敬矣如是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矣無是節亦不足以爲上矣靜而愨有餘動而節不立語不信也

全璧字天粹

長林全君璧問字於浩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淸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烝烝而爲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傅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顚沛責善責

難終其身而不倦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鄭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淸之粹也是皆淸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爲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堅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爲之言也

訓四從子字序

札去千乘之國而仁瀰天下仲尼加之書延陵季子

文安國字序

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强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强者觀弓弛

豫章先生文粹卷二終

明　歸安茅元儀校閱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覩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猶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

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矣竊嘗深求太平之原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譬天地之高厚賛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

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黄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

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偷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府敍政成而舉興祀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其顛沛狼狽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昌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天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

爭盟務以辭相勝究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鄭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鄭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閬中太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爲勤學之路先本而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御賓客講問闕遺洗洗覽

覽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因名於江南黃某某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敘說以告後人後所賦詩以爲魯侯壽故并記之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

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西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綠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而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資深堂記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

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爲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蓋孟子之罪人也

貧樂堂記

得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所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

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各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養正堂記

在易之頤正吉養正則吉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君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

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有可以得車所治愈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於宮聲聞於外矣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齊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斬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

瑞芝亭記

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待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蒸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鸞鳳在郊縣吏不舞文則不必虎不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徵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

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倚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乃是長者之言繇是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

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

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岩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囿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矣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

守而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

書

上蘇子瞻書

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 此書[illegible]

答何靜翁書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潚深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

與唐坦之書

行之而心中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婦貞終不役藏則是樂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

雜著書記

覺民對問

弟仲堪樸恭而文好學之義方愛日而未倦也其

字之曰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強能任之謂堪聽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強莫宜於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聞之曰若善琴何自而手與絃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

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焉思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與王立之四

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

書蘭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

書晉世家後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曰有龍於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之推也避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金盆終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因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登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耶

書萍鄉縣壁

天子使縣令宰百里因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督斂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侮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靡吾不猛不寬惟其是而已矣

跋陷番王太尉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卿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爲可

跋奚稷文

尭牽年而舜鞭之年不得食尭舜俱疲百年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以一年任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

所短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士貧不可當履坐而覩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備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文類作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雅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卜而爲薦乘之器

休亭賦

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至人休乎物莫之攖

江西道院賦

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至化豈可爲多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顏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

劉明仲竹墅成

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體門人不知

切偲齋銘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雀革不治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爾

殖齋銘

以心爲田我耒耜之慈祥弟友種而茂之忠信不貪苗而立之敦厚恭敬水而耰之師友琢磨耔而薅之先王之言又時雨之仁義有年左右取之相彼寒窶我則與之

所性齋銘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繇思入睿繇睿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賢學則聖功謂子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正堂銘

畏首畏尾不自尊已牽於勢放於利虐鰥寡以奉高明是謂不平忠不足而詐有餘躬不行而責從令是謂不正夫平者如執權衡以司重輕如天四時不言自行夫正者渴飲而饑食冬裘而夏葛喜怒予奪繇已而不繇物故行天下而不屈

養浩堂銘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嚮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羞則赧然懼則瞿然勞則單然饑則瘁然酣其有餘不足而用其中爾乃浩然

養源堂銘

江出汶山其才濫觴其浸荆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而受下流多故卯行潦之委盈溝澮墊少焉雨止立觀其涸故曰必濬其源源清則流潔必深其

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世不亾

自寫眞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乃謂之能賢何也顔淵當胷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

豫章先生文粹卷三終

豫章先生文粹卷四

明　歸安茅元儀校閱

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新添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書贈韓瓊秀才 新添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

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禮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大樂皆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王荊公騎驢圖 新添

荊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荊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漫浪圖 新添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博為美而

詩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太白詩草後 新添

余評太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葢所謂

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題元聖庚清水巖記 新添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慕世不顧之議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遜害不爭之美繇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輿之狂言

題李漢舉墨竹 新添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无咎

跋法帖 新添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跋洪駒父諸家書 新添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跋顏魯公壁間題 新添

余觀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蔡山織大獄九州文武成僉魯公以不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矣汝蔡之門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軀保妻子者哉廉頑廟相

如炊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翰李志雖無忝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耶

跋高獲敬公傳 新添

余嘗怪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眭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砥柱銘後 新添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嘗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雙林心王銘 新添

貴畔召云云 至終章 佛眕召云云 至終章 學士大夫每於此處惟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快良踩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喫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豫章先生文粹卷四終

淮海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進策
序篇
國論
王術
治世上
治世下
卷二

進策
安都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卷三
進策
人材
法律上
法律下
論議上
論議下
卷四
進策
官制上
官制下
財用上

財用下
卷五
進策
將帥
奇兵
辯士
謀主
卷六
進策

兵法
盜賊上
盜賊中
盜賊下
卷七
進策
邊防上
邊防中
邊防下

卷八
進論
晁錯論
韋元成論
石慶論
張安世論
卷九
進論
李陵論
司馬遷論
李固論
陳寔論
卷十
進論
袁紹論
魯肅論
諸葛亮論
臧洪論

王導論
崔浩論
卷十一
進論
王儉論
韓愈論
李泌論
白敏中論
李訓論

王朴論
卷十二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變化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卷十三
傳
浩氣傳
卷十四
書記
上呂晦叔書
上岐公論薦士書
謝王學士書
閒軒記
序

送錢秀才序
集瑞圖序
說
心說
雜文
書王蠋後事文

淮海先生文粹目錄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一

宋　秦　觀少游著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遷延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

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爲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聳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潤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子所攘申商嘔輿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别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

四術曰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凶不時或爲大羣作盜賊三篇黨項徼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悉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

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悉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武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誥於詞令丁寧而告於廷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者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律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悉言亦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登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内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爲

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殆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

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逃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咸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

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武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暹上書斥爲下邽令繇此諫

辞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罔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聽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才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强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强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强勢者必以寬而强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粤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繇是言之豈非强者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深刻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

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凌夷之漸蓋基於此繇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强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尙猛之日夫强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吏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豫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宇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奸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渾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偸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嚴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眞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鈎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窮餓與天下休息此眞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獨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隱恐羈縻莫

其旨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胂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以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

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過適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先生文粹卷一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二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如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緣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

以為不然何則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黃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艫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

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故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竊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

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有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幷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

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繇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煩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

行如不與閒何繇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識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區區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謬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謂此風一成非宰相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如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

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終始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

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説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繇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克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摟擊奸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近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

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稍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竊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謹

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養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訓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

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惟器有遠邇才有修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

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愷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

黎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
者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
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
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
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
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
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
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

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
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始
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
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
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
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
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
佩劍彼此相笑蓋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
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

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雺晦卒不知
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
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
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側席下采公論悉引天
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
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
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

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
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駭或誣罔之
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
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
輒爲小人一切指爲朋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
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
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
上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萬人不靜也然則
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

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頼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嚮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

而廢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舜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二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三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進策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氣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

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

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皆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柟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爲狙猨之杙稍修則以爲榱桷其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榱槁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柟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崎磊落頴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之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宅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卭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臣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指委驅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天下有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絶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旣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肯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

之學著而百家之説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曉飾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説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詔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絶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絶

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乂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决嫌疑則掩口

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安者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

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畱滞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問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因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

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

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閲四方之牘玆蠭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覷而不斷者二年於玆雖稍復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

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囷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撿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爲寛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

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剏也其乙則少子之所剏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剏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從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别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

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熙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別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憔悴唯陛下擇焉

議論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二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陳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繇起也及其衰也雕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華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淩雲之志此文詞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奥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繇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

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繇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窟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

廬墓而生于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晩節末路文辭待甚焉葢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樸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技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

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而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勑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騄駬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則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辭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三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四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閲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遵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授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居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

不次之遷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陛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任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

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筆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所不能到也頃下明詔應中州巳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愼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蓋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承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泥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謬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祿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

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秘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錙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洸洸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

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崇毅是也齊生死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庭之臣皆得莊周崇毅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

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資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昏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

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貨殖而踰侯酒削而鼎食賣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衆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

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
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
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
大農富賈或從傔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
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
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
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
手畫戶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
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煑海之息閩

蜀則倍摘山之茶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
旨故討數無厭之取額外之求益不可勝數而天
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
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當以掊克
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蠲逋負大出度牒以
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
士大夫矯枉過直遐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
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

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
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
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
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
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
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斂散以救虛盈以濟
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
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
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

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
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
管仲通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
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
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
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
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毁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

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野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野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田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畮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畮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

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晦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墮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

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而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而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

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俗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翕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四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五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强弱事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嬰痛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操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綴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强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欿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央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

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守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搏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

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鏌鋣莫邪奇於刀劒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

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無正兵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尅敵則怯者畜冗爲敵破則精者亦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

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曲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蹙張柴栅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强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戟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

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
與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
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
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圍棊也諦分
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
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
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
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
所以合者多而晤所以勝者少也

辨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
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覿
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士固有常
法所不能辨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
不克當是時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
使憑軾樽御陷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
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
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
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審
之而益出賁之而益新揜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
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
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
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心折骨驚手足俱
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貰以美利聞者忱懌踴
氣浸淫上溢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
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
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鉤其所感傷聞者泫然

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
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
不知其名欲舍之而行則恐其實也欲取之而去
則恐其怪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
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癀然而發莫
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
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辨士者必具三
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
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

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從横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繇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専對而不辱於君命耶

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横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黄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應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詢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揲龜端策灼之而辯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歩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事内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浸然而不知寒暑温凊之變寘然而不察則犯水火攖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腑臟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

雖便利不可以無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

慠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舍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亦異人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消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傅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所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先生文粹卷五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六

明　鹽官談以訓校閱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陷無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

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於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挫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

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翳以爲矢傅膠合膝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衡驂在旁制以御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人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論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亾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

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亾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擣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

而戟擣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矣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繇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

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飾而竦曰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逼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咸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辱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和氣既應年穀豐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愚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疋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俗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悍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舍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負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

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日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

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琅琊也此數子者可謂能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惶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取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謹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可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緡捕緡錢使得盜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

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擄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囚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

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傑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

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椎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則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縉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奋於書佐朱邑選

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繇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已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奸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

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鎭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常患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

其說惟陛下裁擇之

淮海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淮海先生文粹卷七

明　鹽官談以訓校閱

進策

邊防上

臣嘗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强大幾於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為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葢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萌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熈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熈何蘭會輸轉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者如厲行將吏被介冑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緩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朱崖郡葢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

道枹罕故為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熈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綉耕鑿則有踐蹂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以復靈武則蘭會熈河自為內地倘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吏始假以熈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遊魂竊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犂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

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詔曰雞肋楊修以爲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扞禦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

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禁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飛壁則壘耻脣亾則齒寒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乎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逆兵爭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

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壤清遠而窺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沙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惟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仰旋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

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申嚴武備
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枹罕請命天伐再指五原内
屬元豐之初遂决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爲然
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
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
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傍勵之後懲
艾胡與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
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寳元慶曆之間而天方
厭羌内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殂於永樂

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
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大懈不設備
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繇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
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
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
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横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
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絶大漠
破寘顔襲王廷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

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郅城於長安然竟不
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
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
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宫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
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役蘇
納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旅
豈有此行耶逮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鬩積怨禍
結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
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

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
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
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
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視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
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
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
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護諸將之
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横山靈武爲
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入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

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歿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亾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强敵非數出鋭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牛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揺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

剽徤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没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舄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擣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内無良吏爲之教督外

無遊兵爲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瀦溝滄綿亭障頻出騎士以爲出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粮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

歲月以爲必誅之討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愎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畤度塞門抵岡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惟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七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八

明　公安袁彭年校閱

進論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晁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患退師三舍軍吏以

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强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亾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

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繇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

以危身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姦非明皇不可爲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

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大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廐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

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遊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倹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

宗議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眞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内修法度外攘胡粤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

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當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强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

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請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事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皋司馬

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惟相如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繇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

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因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切切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罪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顯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吏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

漢濱集卷 大

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用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奚祁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

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援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濤不以仁與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八終

淮海先生文粹卷九

明 公安袁彭年校閲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强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比不見虜還又嘗

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盬水迎貳師未冒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旣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用衆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鏌鋣之劍內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

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匃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亾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受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也

司馬遷論

班固貴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

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貧則非閭里至愚極陋者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爾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

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貲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竊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厄於

陳蔡菑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形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遊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

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遂便利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履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

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儒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淸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亾而復興東漢難亾而遂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

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亾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亾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觀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觀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淸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淸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淸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

和是不恭而已故遂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遂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名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殉黨錮

之禍海内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効益可見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

可得也非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實於侯張亦詘身以詘道耳不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時其可詘身於宦人也哉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詘身於宦

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淮海先生文粹卷九終

明　雲間許學卿校閱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强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亾者何耶士固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殺士者亾世之論者曰以

袁紹之亾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亾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亾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亾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亾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困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矦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亾故楚昭王吟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興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亾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

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殺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

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亳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讐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并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繇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

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繇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爲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耶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

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閒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說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

羽之死大舉代吳亮曾不能强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覇有荊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闕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奇果挾兒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眞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

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眞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死之與苟生

其失一也矜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爲救猶或可責紹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厚薄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

近義紹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讎乎繇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圍太史慈以是顯名節其於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illegible]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荊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

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詣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不答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

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

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皆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繇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

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遊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頡然獨出不肯與衆爲搆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

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國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皆謀謨帷幄將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

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國書至幾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嗣主亦

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淮海先生文粹卷十終

明　雲間許㬫卿校閲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間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於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繇溫出縉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爵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執政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益可見矣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辭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各其私智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

周之所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志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辨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亦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

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

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繇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

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

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背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厲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益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芥

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讐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

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疎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

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分宦官主之繇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

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上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胤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見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幷北軍無以成功則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今訓之猖蹶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於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眞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眞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

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所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幷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

桂廣閩蜀之春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强恐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因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

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搶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先生文粹卷十一終

明　西蜀伊　仲校閱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將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他乎此古之所

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戒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幷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年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己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附於吏議幾致顛覆平多陰禍至孫而廢享雖親貴終以不侯子

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爲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槩之皆未得爲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襃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

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俊故獨字之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知是何是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保而其用無以

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强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强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雖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雖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物者游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因以天也散於有得

則因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

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有者

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闔陰以為陽者有矣闢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雖窮離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繇之也方其入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繇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守也

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離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繇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繇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而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

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戸謂之乾闔戸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繇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强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

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内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蓋

當勇於進而安於苟偷而不能果於自強能以无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

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俯仰之際語默嚬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爲人己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天下國家豈固有求於外以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稷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者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明　西蜀伊　仲校閱

傳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况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鬼之合也

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鬼不寧君子處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與內安性命之精浩然無際與道同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與廢而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巳猶蚊虻之一過死生於巳猶夜日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繫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滋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巳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

外焉然則孟子道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帥行而無所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故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於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觀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摶壯士遇之雄入而

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况得全於道者乎故刺
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
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强
如弱進不量力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
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
昔曾子事親立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
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
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孫二子觀之則本固宜

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孫君子觀之則二子
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
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窮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
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
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之守約也然則不若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

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
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
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
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
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
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
其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
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

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帥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
欲知而專帥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强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門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帥氣氣役於
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强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
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
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
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
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玩

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持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繫散之則流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已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於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難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圖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

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瑕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曰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有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

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然則亦有出於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
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於天地者也
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務無事天下之理得謂
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敝度宜謂之
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
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
之則無不至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克之則無不
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襲者有因

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
而推之無不至擴而克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
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
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
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
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
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
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

之人皆知堯惡如桀徼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
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
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
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
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
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
惟於告子之者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
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
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竅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
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
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
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
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
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
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游夫既有意而正其
心是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

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

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蔽也爲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

放踵往而不知返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於楊者反以仁爲失己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謬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其窮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

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强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惟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

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旣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

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閑游進爲而撫世雖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嘗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覇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非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舍之際汩於寵辱利害之變氣與息俱擾志與情俱弊而心與神俱亾若然者雖一語默一嚬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

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先生文粹卷十四

明　武林胡茂樸校閲

書

上呂晦叔書

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精微則功名蔚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抗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眞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故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

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賓泰氏持策攬轡周旋中規方折中矩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困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縉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淪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七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以備洒掃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

以處廢與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
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于月台嚴俯伏
待命不宣

上岐公論薦士書

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
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
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
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
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

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
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列封者又爲幾
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
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

謝王學士書

鉛工之惑鉛鉛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
工之珉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
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

記

閑軒記

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
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閑曠而不肯
試二者皆有累焉

序

送錢秀才序

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
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因

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
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

集瑞圖序

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
委也至和之氣磅礴絪縕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
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
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
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

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燁乎光揚色象之與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

說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

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遊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惟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況眞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曰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眞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惟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者乎是故卽心無行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志有所歸謂之思思有所致謂之慮故

合精以止謂之魄聚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人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耳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衆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氣來衆生之心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

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眞在之過也繇此觀之太

上見心而無所取舍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眞在而無所取舍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雜著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剄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

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間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烏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焉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

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郤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聞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亡民始感

義奮發閉城堅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為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軻之匹徒能瞋目扼腕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誼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智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德而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環淵之徒迂闊之士也

猶以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惡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淮海先生文粹卷十四終

宛丘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論

論法上

論法下

治術論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治原論

亂原論

卷二

論

愼刑論上

愼刑論下

法制論

知人論

馭相論

將論

卷三

論

敦俗論

用人論

禮論一

禮論二

禮論三

禮論四

卷四

論

秦論

魏晉論

晉論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五代論

卷五

論

文帝論

景帝論

文皇論

明皇論

代宗論

德宗論

唐莊宗論

卷六

論

子產論

魯仲連論

商君論

應侯論

吳起論

陳軫論

卷七

論

樂毅論

田橫論

游俠論

平勃論

子房論

陳平論

魏豹彭越論

卷八

論

蕭何論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論下

司馬相如論

趙充國論

衛青論

陳湯論

卷九

論

邴吉論
王鄭論
王導論
張華論
屈突通論
裴守真論
李郭論
韓愈論
李德裕論

卷十

論

盡性論上
盡性論下
孔光論

雜題

書鄒陽傳後
書家語後
正國語

卷十一

議

至誠篇上
至誠篇下
衣冠篇

卷十二

議

遠慮篇上
遠慮篇下

慎微篇上
慎微篇下

卷十三

議

用民篇
廣財篇
力政篇
擇將篇上
擇將篇下

審戰篇
養卒篇
卷十四
說 新添
說道
說俗
說化
說經
說愛

卷十五
議說
平江南議
韓信議二首
楚議
老子議
文帝議
韓言
敢言

進誠明說
齋說上
齋說下
詩雜說十二首
答閔周
卷十六
詩傳
臣工傳
抑傳

桑柔傳
雲漢傳
詩傳 新添
卷十七
崧高傳
江漢傳
常武傳
文王傳
卷十八

書
答李推官書
上孫端明書
投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卷十九

書
上曾子固書
上唐運判書
上黃判監書
答杜鋒書
再答杜鋒書
答汪信民書
卷二十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黃州州學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陵川縣山水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卷二十一

序
送秦少章序
送吳怡序
章明發集序
送秦觀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卷二十二
雜著
與大蘇二簡

答李方叔
書郭崇韜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
書韓退之傳後
藥戒
書唐吐蕃傳後
題賈長卿讀商彥休續白樂天事後
書東坡贈孫君剛說

宛丘先生文粹目錄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一

宋　張　耒文潛著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

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

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
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
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
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炙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
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
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
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
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
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
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辨於法

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
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
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
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
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爲已何也豈其世變
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
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
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

勝其上不給焉甚則毁銜竊轡之焉終身而不知
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
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
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窮故天下
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讎
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
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
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
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

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
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
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
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
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
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
人之未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爲秦
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與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

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横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益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恬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盡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攻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

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

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慦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

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遺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治術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幣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效粗吾

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御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取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

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衆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響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繫之天下雖有悍强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使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

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嚮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惠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

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私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細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

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術者也夫術有小大者邪正耳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逕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疎脅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

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術者
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
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
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
而吾能知之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
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

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
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謂未有
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彼將求其所以致仁義
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
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
今夫質之於文是無以異於氷炭之不可同也然
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夫陰極
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
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

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
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
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
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
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
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
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
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
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

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
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
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
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疎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
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
者求必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
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
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
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

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佚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已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疆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雄強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

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横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列爲三國而合於晉分爲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強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至壯而之老也夫三者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其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説一曰尚虚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虚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

世之學者閫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用之矣有一人焉強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腐説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名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

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予知其必不復為之矣夫天下之禍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是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何其長夕何其蕃一日至百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

然木不加盛而日稿又有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繁治則幾而稿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困窮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凋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先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至於無為不言而天下嚮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

能制其靜動而遵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凡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

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論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内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論之有

不勸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内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

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効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察而日月豈間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也汪渟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善者自遂枉者

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悠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耻有所不能而所能耻其不盡不耻有所不學而所學耻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耻也車不正馬不順則耻之矣羿之不能馭羿不耻也射而不能中則耻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修慮何則終身繇之猶懼其不能何

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爲也有形之於無形有情之於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爲異而絶之使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爲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爲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

自絶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衆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爲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爲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

於我蓋可條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揉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汚其身而望人以潔枉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

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宮商瞽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耻則是牛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狀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

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耻以致精而廢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本有小大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綰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琯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悛革而不終日綰之學

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効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未立歟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以厲之官師以蒞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耻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誠而禁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耻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耻習之矣人耻習之

望其不能而知耻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耻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皐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問其有粗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耻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

成蓋鯀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耻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耻之道也故正學明耻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為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逆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佑啟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擧矣然人

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後已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而屯德宗輕於用兵黷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爾問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産豈求之他哉

宛丘先生文粹卷一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論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牽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

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

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絶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絶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

孫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

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恤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特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特重之不當恕而強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

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焉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之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

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强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知吾法之所爲而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生於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

恩有所禁則小過者行之以爲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因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有顧其所爲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

下悅服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益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盡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大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

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豫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

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强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於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汚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悉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

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困於離踰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怛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卽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卽發

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肆敏而若才卒然卽之若眞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於形似而察其中於已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樸然庸人而已爾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

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强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至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動作止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

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馭相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

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

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紲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

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握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而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

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相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爲急其不可一日闕者其爲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不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則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

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智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益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益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

容益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驚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比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

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終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

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巳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巳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伺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其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耻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揖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効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

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嚣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

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讐君之心甚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矣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昔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

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盡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衆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爲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

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以無知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

可以無郵矣非不欲郵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

或曰董國人之足而為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

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

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乎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

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燕正爲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悖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

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葢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道之於治國者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何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葢已並立

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效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禘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

之享木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爓一獻熟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畧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畧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

而無事於節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葢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煇胞翟閽無不霑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

行之於君執盎未役也而從之於夫人見而總乎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酧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繇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爵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玄端以朝

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

先王之政先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須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礿也冬之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

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定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弗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

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冬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禴祫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

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繭也非先王之齋也以謂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禘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礿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

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謹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礿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裒聚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裒聚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領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

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者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三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

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畧制畧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學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學正授數焉

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别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别而

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斂將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

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小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

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佚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於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與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

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奏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

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奠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
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興器而後釋菜
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
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
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
道也

苑丘先生文粹卷三終

苑丘先生文粹卷四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
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關與設施
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政之善惡其報應如
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
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實之費百金

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
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
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
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庾庫而守之以
君子長者之事怨讎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
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
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
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
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

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寒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蔓與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以術致而至於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鱓鱷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虵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貴百官庶府非不具然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拏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此以名節為重也管仲用而威公霸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

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於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於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嘆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如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

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領其國莫之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於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益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於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毋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目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太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

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

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擁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勤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世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偏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之顛

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而不貧則不可其言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

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之所爲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没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豫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

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邪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横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

俯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繇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於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

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絶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氣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變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

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怨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嬖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

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鬭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

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

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於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聽有罪將軍之恩惠則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欲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

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泰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傑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

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與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於富惟賤也而後肯役於貴

故兩貴不能相役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彼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還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受命而還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

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於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出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願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鎭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鎭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其弱節度之術也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虢皆明安危曉利害强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繫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鎭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

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五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夏狼狽客死於路大勢甚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

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悶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宛丘先生文粹卷四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五

明 新安胡 潜校閲

論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德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内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使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

非以逆詐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很顴而起絳侯吹簫之賤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與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

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其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爲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具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爲長者而

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率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

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而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因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文皇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於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繁於詞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如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古昔

語必成文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徵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章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誠予謂或有之

高宗論

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群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昔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兆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怨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吏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參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奸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變朝早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

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華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俗也閨門之內干戈磔鉞未嘗絕而閭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刑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

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比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特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

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然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擅權於外而

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奸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三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者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潜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幾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於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

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嘗予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奔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立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

檢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丞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廩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丞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碎嬰兒則責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我不若也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以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角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於敵則謀之力倍於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

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搏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於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常屢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

而不為用此特其虛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
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於段凝之區區
何異夫披心抉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
與劉鄩戰於莘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
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
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
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而其決策不顧以
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
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

莊宗所以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
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五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六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論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
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疑若怠
墮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
强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墮而無志不猶
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

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
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
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
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使中
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
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
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
於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
鈞而弱者至不勝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

脅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
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
國以免災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
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
其禍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葢子產嘗鑄刑書而
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
嘆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

力而不務於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矣
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
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不知二
人者果能爲文王之事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
之負於仁義也或曰天下之人不可以好卑而務
近而量力之論始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
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
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
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

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
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
可殺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鬬勢有不可
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
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
是恝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於可以不爲而無
我責而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

君子者葢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
爲之歟葢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
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孔子沐
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
子不强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
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隣國
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
怨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
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

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有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眞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仲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失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

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賢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也而後之惑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以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

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効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

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徵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債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哉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予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於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固其

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謬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巳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攖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畏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

之間之軼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之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鬪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絕下嚴嚴於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輙動安有談入永巷事耶楊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

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

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輔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拔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從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

所窮且天下常見爲從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蔽也從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强其所不親橫者不敢從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强詞以亂之是譏其所不欲强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譏其所不欲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爲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橫者危道也横常負天下之責從則任天下之咎故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橫者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逸然則軫者說士之巨擘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六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七

明、雲間許學卿校閱

論

樂毅論

予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旨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繼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

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讐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外親所降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已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攻取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繇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繼二城以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不必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與時事類蘇秦者皆

附之秦故戰國策事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蓋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

蓋亦如田横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人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快快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禍亂起於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內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後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

之所以存幾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於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而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齪齪守常節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交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爲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開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

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平物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挺祿産之屬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

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惴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刼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后之變而後

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后之禁北軍無以異於遇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刼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爲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愼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籍而怯於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者其

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顧籍也特徼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於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遂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

亡無乃甚可惜哉易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也大山林之盜出入於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

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潁考叔爲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論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

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亦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人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予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嘆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肯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

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於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寬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爲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不可及也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

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與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𨊔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

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使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强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向南面稱王據

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於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練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二人者封之亦反削

之亦反因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宛丘先生文粹卷七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八

明　雲間許學卿校閱

論

蕭何論

高祖與蕭相國與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自計論驍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爲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

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非蕭之疇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

特遷自言爲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耳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於時人之不援己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侯嬴旣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刼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

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鬭爭於酒食之閒不啻若奴婢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旣至獨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

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旣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充國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

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忘於功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覩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馘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赦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

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蹂踐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内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鋭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吴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

稽蠻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戚取彊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慨慷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

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鶩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錄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

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淮夫藉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可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遂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大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惟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陳湯

予覯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

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

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爾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

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八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九

明　武林陳紹英校閱

論

邴吉論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代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邀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

而不分論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由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

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
末之思歟夫冒邀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
常行獨爲邴吉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
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
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
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
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

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予觀王
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變從容無事之
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奪
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
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
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此乎此孔光
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迫
於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
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

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
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
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
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濳和雅世所謂君子
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
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
者此數子之謂矣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

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
者必速强而無内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
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内亂然國小
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鬭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
夫小國敢鬭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吳蜀是已
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
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
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
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

死而規畧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晋取之故曰小國敢鬭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内侮其弊也内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内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雖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晋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賔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晋之末夷狄並

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妆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徃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右元帝而與劉石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爲後世不遠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内侮桓溫桓玄之倔强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凌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

與外臣爲佐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態則强王將以使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巳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微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

也士之誅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有死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讐明也通不負其所事而捨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讐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死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眞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昉未始不自於腴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內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污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免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腴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廢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眞傳守眞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遺侍中今天子與主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眞言古無天子立

觀舞者宜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眞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闈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琢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眞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

官則知史說偷風靡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奸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揜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埋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

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爲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役夫獵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驕獨為尚父屈歟此於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

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剡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淺偷媚之風亂以羌胡桀鶩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起而揮之上窺典漢中包遐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辭擬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

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

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慨然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侮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威柔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從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

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臣力足以拒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慨嘆又結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

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僭竊篡此遂竄德祿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九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

明　武林陳紹英校閱

論

盡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民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凡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所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為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

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為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為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

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為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於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新添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

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為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為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為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蹊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際使避

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錙銖毫髮陷溺之累故能盡
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
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
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
否之殊者亦以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
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
全故也昔者顔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
顔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

於天者盡而顔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
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
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顔
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顔
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
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
豈顔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
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
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
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已
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
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
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
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
哉惟其有間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
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

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
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
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擧孔光嗟夫
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蹇蹇節事君不欺與夫
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
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
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
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
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

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謂奉變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步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逢其惡使人寬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啄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絶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

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憖事用心不修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晋人之俗高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士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

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其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日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辯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傲其上憤世嫉邪名擧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與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此之時擧世尚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絶雄如曹操猶問許劭晋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

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如敗粱汚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不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典先王崇之以激世勵俗故曰名擧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寧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强晋以名衰豈不明哉

雜說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故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耶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丘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者丘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丘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丘明之文約汁丘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問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於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明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終

明　武林胡茂柏校閱

議

至誠篇上

昔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爲無事而巳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

可閒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衮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爲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遺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氷雪之有於火火至矣而氷雪不息者非氷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

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閒不恭而肅墟墓之閒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以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聲之能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

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名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徒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

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敬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尊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無有畏而却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

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與禮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

齊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困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愼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於中而無間此之謂自明而誠故或始於學或終於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絶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下克自勤厲好學而博覽内無聲色畋遊之嗜以敗冲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尚德陛下之於學其汲汲如此者

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於始而資學問之益於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於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於此者曰吾君非安於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於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而況於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尚復不論而況於動

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異觀而治國以禮樂爲脩飾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於道德既誠矣不可間矣蓋萬物不可得而疵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達之於聖治有難於此哉臣之所以爲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下達於庶民未能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齊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夫不爲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

陛下將大與先王之樂以除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爲好古設也信篤於内色見於外則行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於禮樂既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乎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視天子之動作而其心

與乎日與焉此所以有間可入而動盪其心之邪也夫琴者器也學之者物也琴之聲非其人之手也然聞者知其人為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為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諭天子之至誠而達於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日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

充至誠於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雖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於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之所以為是說於今日也

衣冠篇

自陛下即位以至於今上自朝廷下及閭里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為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為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於下宜莫深於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裳弁冕璵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

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其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槩雖畧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紱者與府胥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攻之未有害也而其難於攻者

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細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適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於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

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跣徒行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馬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於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

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詭舛展轉而相變以至於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於今而始憂乎此里巷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於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於士庶人與胥史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於相亂而不

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一終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閲

議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强力痛自策勵必爲而不暇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

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强於是大舉以伐匈奴盖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盖其心以謂匈奴之强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偶中國富强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强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僃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僃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盖自武帝已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强敵而北面臣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盖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絶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强敵獨

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强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避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强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强盛之

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食救日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盛延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

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

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服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順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得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

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言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取闔閭晉之取孫皓擇將師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者而專委之陰謀審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耻受役於強小不耻見用於

大而強狄大虜常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後扤其犄角爲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冒頓之强也以其能服從北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萬而始畢之兵至百三萬者以其能臣屬室韋高昌之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爲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爲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爲助故有嫁女輸貨而悅傍族鄰國而傍族鄰國幸其不至於侵伐也爲之效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得專自漢武帝伐胡數年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

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開玉關以伐萬里之國西置酒泉以隔胡羌之往來通月支使大夏損宗室之子以嫁烏孫於是匈奴始孑孑然西顧而徬徨並漢之兵威自龍堆之西旁暢遠達不啻萬里之地斷匈奴之右臂而厭其脅而後浸浸消縮遠逝大漠窮北之野胡馬北首垂涕而望陰山自郅至宣而甘泉之庭强胡君長北面俯拜而聽命於漢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於衛霍而在於得西域故臣以謂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壞其屬國則其勢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目何若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羈人而驅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畏漢之強大乃始自二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

貲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雖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少爲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盖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

甲壓其裘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强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辯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其隙而鬬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

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

慎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薙其蕪穢務爲牢固精審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姦人所窺者何也以謂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於未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小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於泰然

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於常人則其所以累喪其生夭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於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於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於飲食之忌詳至於衣服之節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於頃刻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於壽考安强之域而保其無所梗於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於安樂

不慮之處狗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
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
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
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財用之
府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慎微之論於今日者天
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訓
我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爲於兩邊之卒而
臣之拳拳以謂東南兩隅亦當有以豫備而陛下
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用通四海而後爲足也臣

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
夜往覆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於州有司斷
長補短常不足於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
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
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
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
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上自衛之心而望其出
力捍衛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
江湖千里間以出數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

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間聚爲寇賊殺掠
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狙
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黿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
園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
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
不罹其毒於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
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既已能絕人之所大慾而人
之大慾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
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强梁無紀之姦民

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
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
士卒各逐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間控帶要害有所
防守當加於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
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既補則使之習
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既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
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
占其半更番而敎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
進則有司取其勉强剌堅優於其黨者授之而監

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蒞激賞勸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於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扞衛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顧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

不足臣以謂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罷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逋逃死亡可以不補益於此而省於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徒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慎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於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

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爲不率教於其間其勢至於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遠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於善則近於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又至於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於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

深慮患彼役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
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於不可勝言
若其初雖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
厚和柔俯首聽令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
下之分雖歷萬世無隳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桀
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群毀慢
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爲之不治
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
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

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
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
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
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
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
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
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
恕之何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
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

過恐也嗚呼先王之慮患發禍至於此其深遠也
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
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
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
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密矣然
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姦豪
者尚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爲穿窬
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
塚盜販殺害何所不爲矣故田閭之間游手無賴

酗酒敺鬭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
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
以鬭敺放縱而入有司者既形則禁錮之表其門
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譏其
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
長民者苟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其名
上之於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
尤不善者而補爲兵盜之有可籍之軍伍則雖有
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於通

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姦而威之亦且勸於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猾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兟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刼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閒豈無能行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故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鬨而爲之勢不須臾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

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繇此之故夫與盜爲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刼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刼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群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恕

大憝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特恐於此哉勢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慎微之說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二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三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於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辨天下之事不資於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勸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

給吾之用大之爲戰鬬次之爲力役至於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閼於前者是以國强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既微諸侯爭强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於是相桓公而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鄉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師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師也十連爲鄉則二千人之將也公師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師其五於是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閲之以蒐狩厲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横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既亾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於是什五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姦者賞之如斬敵匿姦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鬬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鋤去怠惰驕傲之心而

振作功名勇敢之意於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於天下兵强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車者也民者爲車與

馬而試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
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馬之利可愛
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踶傾側與人異向則曾
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泰惟其有車
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於齊秦
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張三代知
遠閎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強國之大柄故立
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
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

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
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
仲衛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
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
尚有詳略之殊臣欲縛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
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
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
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
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

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
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車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
長過夫五人自是而上至於二百五十人之長則
必智足師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
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
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強校之名則受
侮遭譴之不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
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司召其屬之
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辨事其武足以止盜而

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
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
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
當加當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
衆之責有可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
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
擇則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
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
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

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閑而令尉合本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賞其以旌其技之能者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騐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於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厲而歲一閱之又獨在其正長則民困不勞而於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於村落而不忌者何

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聚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況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於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於田野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於農有專於戰者然則謂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隅而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於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隸陛之賤御下至宰夫閽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

有冗賤愚下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於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於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於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謝於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常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衛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於近習或

拔於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於戲玩厮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獸圈嗇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於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於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動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於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於微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

武帝之所遇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於山前虎兕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箙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速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於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於聚矢伏惟陛下奮張中興之遠圖而上察漢季之弊陋文武並用賢能兩進外有學校三舍

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登進授命於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求之能無遺者雖三代亦復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於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間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於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謂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

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應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於上夫向之所謂三

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未嘗條充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於請託或出於私恩況於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庸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扃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辯說外

使爲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遊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廣乎天下之賤士得進於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於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於觀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遇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歸左右之薦論而出於陛下之考察則請託消而私恩不歸於下而公選出於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謂省闥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謂當分直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謂不信而疑之歟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王於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卒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扎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爲之視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王於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隙有不

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蹈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人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伉然之敵决成敗可否於俄頃之勝否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

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畋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徂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寡者也畏禍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畋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新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傷斲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

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斵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於進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

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冐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爲庸庸也冐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遺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蓄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前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大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

此亦視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拔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拔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遂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廹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代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亾而貲財轉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

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於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惲誅之渾邪而已恐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盗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强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絶大漠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霍疲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

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於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强之厥突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佚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於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蓋定虜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

掎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為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於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尚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殰之所失叛降離貳

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棄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滞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則智勇之効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債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為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

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踰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况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曰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鬬千里踰險阻涉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常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辯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

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已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嗜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嚼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奕人之教奕也譔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

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亾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亾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井陘客戰遠鬬不虞趙之絕其吹毆兵而納其陷中夫遠鬬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

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於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因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將不可者以苻堅之强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而闗中之富强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鬬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

以紓内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亾此之謂人可而將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狀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

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説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要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可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

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成牖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積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爲國而爲天下譬之則

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二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乃男女之陰訟而舍於棠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耕桑里閭之召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

公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於雞豚狗彘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槩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為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為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

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為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賕之姦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至辦矣用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為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將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侵捨足則晏安飲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

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而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於報覆不若特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令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植畜收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為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

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後有成焉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三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四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者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

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愼之而不敢少肆於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下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於君臣而無見於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

捨不肯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於嫡庶之分而無見於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於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於此而無疑也則寧守其一以無失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

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姦凶所資之以爲簒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於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裳嚬歎步趨磬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覗天下如擾强伏猛一夕解縱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闘戶徹閑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

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蹈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附於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於躬行至於道則曰志於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於天

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於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蹈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

常守同而後天下之與至也興起蠲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若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教也漸而深乎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繇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

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繇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陛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捨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爲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

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遠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伯諸侯於紛爭奮擾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以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於禮何則天下之情繇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

者興而逆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欲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猜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於犬羊視獄其上無異於給寇讎視紛爭不寧無異於牀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弒大亂

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與之皆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討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遺黨餘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

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皆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佚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曰洪正一效順

自以謂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於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敎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

可以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嚮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議其妻子者習而後議其君安於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國欲人之無安於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筦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具郡縣之勢與而禁約之防甚備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

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居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治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以恃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刑總干前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惰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恣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

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宴寢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爲而自然者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

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
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
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敎修身治心以達其
意於政敎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
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
伏虎覰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覰知石也卻復射之
矢摧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所爲射之心
不同故也政具敎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
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

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
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
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
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
之於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刖劓者矣然
論其效必先堯舜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
哉

說經　新添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
先王未嘗有心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
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
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於吾心而
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
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於
一人之私好故爲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
出於一人之私惡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

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於世而陰消
天下姦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
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
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
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
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
矣天下之姦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
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必得善
惡之實而姦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

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
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
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及人性不能治天下
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於世之人苟
欒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
輿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
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
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
舉集於嗜瘠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

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
以爲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僻怪不常而不可
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
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
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於天下之衆
故庶民廢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
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
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踈喪也昔唐
文宗成其辱決意於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

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習皆庸不足與
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於常人用意之外故視
其姦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理爲庸人
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於禍何也彼
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
而已矣

說愛　新添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
使我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

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讎遑遑乎
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爲一之愛於身乎天
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
節臭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於久壽此有生之
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於久壽而若急於
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於益生之道如進其所
甚憎而使奔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
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
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

所爲則取死之道過乎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於疾病痛苦而死則樂趨而不悔鬬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鬬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恐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信止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

其左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於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四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五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議說

平江南議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胡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儸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

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繇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叛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余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余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之謂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

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禮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問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鋣之利者不以試斵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是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

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强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總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狉狉必歸於

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

非甚重騃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冐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毋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見子之論而不信也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愆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繇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皆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

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聲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

欲不鳴得乎繇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熾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

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别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妬賢疾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進誠明説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

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鵠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擾則萬物不得藏於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眞其蓋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蹈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聲聲皆不能出於吾必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於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於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

則明至於明矣則恍忽而不測流淡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皆揚雖知其說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淸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

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塵塵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廣至於萬物至隱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逃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闔其動靜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淸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

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稽粢庶羞以達其欲求之於陰陽内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眞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詩說十二首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内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

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内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内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曰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

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絜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嚴故宮室之墻曰蕭墻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周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

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肯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由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

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譏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諡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能定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

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於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驈有魚豪骭曰驈二目白曰魚驈則無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答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周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

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恥耳未至於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為盡心苟求免於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

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五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六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詩傳

臣工傳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勸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將蒞政而召康公戒之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

於乃埸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公遭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為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於采薪剝棗推鳥獸草木之變以候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間蓋天下之大本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上勤於卹農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惟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終至於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

神嘗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於中田瓜植於疆埸次之以淸酒騂牡以享祖考而終於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曾孫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致饁以將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享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而衰亂失禮

從之矣農功勸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禮樂作而後安壽樂考從之矣詩人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言之叙如此也故諸侯之助祭而成王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於蕪春薪畬之事萊牟康年之祥錢鎛銍艾之細治國之事亦已多矣然略其餘而首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王爲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商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首在農故其制賞罰也亦討夫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而察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其罰之也始於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魯侯之頌始於駉而駉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駜而有駜之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蓋三代以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則古之戒諸侯未有不然者而非獨臣工如此而先王之故

緩急之序可考矣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愚而强桀在位掊克在服包烋於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昧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吉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

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於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於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飭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逞民日已困極而失中迴適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艾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疾不責王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始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惟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芃芃之棫樸不廢於薪槱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分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脉

而不顯謡而不陳搉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於成人幼至於小子久至於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寖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柔芭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室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也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

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强焉則實在於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懸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勸亹亹而不息穆穆而無間其法象之著見於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於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修巳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偏弱而爲愚者其

原乃自夫不知修巳而巳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惟人者乃在於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遊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王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旣已戒之使巳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巳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於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於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旣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於苟則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不愧於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酬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於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於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謂施美而報惡於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苒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温温恭

人者基也以柔抑王之剛以温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巳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況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卹則是憂卹者尸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卹無至於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

騤騤旟旐翩翩而亂益生國益泯生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因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莫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卹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卹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卹者也凡此者厲王劉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倍亦茲久矣而其天災之矜也故事之可憂卹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爲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列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

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别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隋敗之使之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則指謀肅艾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爲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

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不必寶也曰稼穡惟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惟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寶稼穡好力民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蟊賊並作而卒痒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匿恭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

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愼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愼獨狥偏見而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鄰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昄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於上而使民務稼穡於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與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明反相譖而不肯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

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愛於有喜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愚亦惟斯戾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掊克曾是

在服則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矣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猶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矣旬旬之言均也十日爲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旬爲均云不逮與莫予荓蜂之荓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戎狄內

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大甚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諸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於天而修身非大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使女用於內則良士去

於外內有逍遙游宴之好則外不能自强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憂愍深責己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毁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

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於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遯逃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効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

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所於鬼神也在已者不敢不盡而所之得失不敢必也蓋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於作善而無禍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

也知所乎此而報於彼而已其誠篤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甚不遠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爲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棫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爲章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於天蓋卬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群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

不我助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六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七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詩傳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於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

所能乃止於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宣承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於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饑渴之害也是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褒賞之事止於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於惟申及甫何也蓋申甫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崧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

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於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路車乘馬叙其物止於如此而韓奕所序自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

鞹淺幭鞗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於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錫命之物故不嫌於畧也柔者嫌於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内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蒸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於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叙輕重之體與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於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得者與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與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於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於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而流及於上夫六月采芑與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於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譏小巳之得失而流及於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於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於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繇一人

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於能錫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主於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詞及宣王而六篇之詞皆主於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詩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詩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濯以滌其汙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孟所謂來求來鋪者指

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則為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為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伯之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於南海則蓋禦侮啓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

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於文人而終曰矢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亂為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為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為變常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常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為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

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照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旣敬者不敢慢旣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最僃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正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

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於淮濆則敵逼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尚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爲固也徐方繹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濆

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超高也有積水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綿綿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大也

文王傳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之播種而文武之興繇於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叙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於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

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功成禮樂之美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爲營營之爲宮室也其始欲聚衆材惟恐不多稱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於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

先公之造始穡德相承不替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庸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於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於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於文王

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於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叙文王之事首於晏群臣嘉賓則言其於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於群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緜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於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眞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於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於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

之事於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賢不才不齊也而况於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於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况於多士皆美乎故士之美者可致也至於多士皆美所以爲難

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致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於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棄於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

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七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八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書

答李推官書

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慊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

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黽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求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

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説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

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譏邪閒於其前憸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繇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投知巳書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遂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懼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上文潞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悦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

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藉皆不足道而逆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詭也然逆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眞發志之實者尚十九

也其不肯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蕪穢而擷其英升落葼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散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蟲間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茂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

戰日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兼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此而不能彼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竊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産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與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

之不可以全責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衆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之才之愛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

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若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挻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跪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終者不一動其

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恐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跰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投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擁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斥言之不從未禮之不修曰是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

之奇商君之才或受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干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自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

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
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
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八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九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耒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與佐也耒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復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

卒無存省之者故謝志決慮以無日顯此屈原之
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
露凄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
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
善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所遊慷慨自其
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考繹前
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
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
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

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
言語之懷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
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
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篡孔
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
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
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
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
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
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於兩漢遠追三
代而出於孟軻揚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
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服其舊而惟
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
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
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卓論叢與之上下
間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與禪後於歐公屹然歐
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
知讀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願求遠游以日覽其

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
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
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
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
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
賤之上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
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

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
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若勢之所當
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爲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
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
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
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
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
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
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

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
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
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
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
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
誠蓋天下之意持身無過以保其重忘其立功立
事之心浸然銷大感發激昂之氣以爲無所事於
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
拔俗之才不問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

無過雖人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悄然而不合氣
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
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
代之風衰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其嘗讀
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蔡勝
之禮儒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近古之
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
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賤
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

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
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
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
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黄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得失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偽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

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擴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棄之不肯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欿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賤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若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無耳亦無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disambiguation

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

答杜鋒書

兩壁珠玉又付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

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敎後世將以愧夫竊攘稱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棄忘吳也豈不同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與

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爲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

再答杜鋒書

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說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兒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眛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札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淸者也夫

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

記事辨理而已記事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辭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記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嘗不明白條暢盡覩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論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者也

宛丘文粹卷十九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

明　浮梁張遂辰校閱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兼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群雄芟夷畧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驁強傲玩兵黷武視

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將以刑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猶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敗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

於下矜尚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其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

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之買良田治市舍藉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儀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與學校降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繇之則一士之不率敎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

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受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繇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

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

二宋二連君祠堂

治固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 後闕

司馬温公祠堂記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上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為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大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說而無敢詐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咲歎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

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陵川縣山水記

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盡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其聖人之成德哉予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知之類也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

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浪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覩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綿亘盤屈鬱以林薄捍以木石叢深谿淵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鼉覩熊羆之藪則悍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祭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日不敢肆游其皆肅雍如畏是何也蓋祠墟者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後闕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負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

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安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聖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雖肯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一

明　浮梁張遂辰校閱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挽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楹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

之文也異時率其意以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可傳工於舉業百倍元豐八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舒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福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羈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蓋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踢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

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予論畧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於文字尤荒使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

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余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呶呶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僂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强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劬樂善愈篤爲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屯出之則將名譽出於四海出入紫闥可謨黃閣可致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

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可焉予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絶夫予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性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森能有所庇疾風裂雷大木自闘僵仆而死秋水時至

內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困繫其所遺者哉今年春予過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送秦覯徒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鶗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

之水楚囚之絃越鳥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嘗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嘿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鳥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於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

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孫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日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

其眞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借若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胥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

也世之言雄暴慮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思凄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

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覆傾涉淖而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玉韞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

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觀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豨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深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虫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觀天地俯方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應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豫歷楚者必

歷衛天下之所共繇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猶行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一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二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閱

雜著

與大蘇二書

昨日欽奉敎誨聞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幷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幷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於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於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遷不曰共和而敘年與諸

國一槩者考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數畧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輙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畧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於是譜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

而退矣何也考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又

昨日拜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前來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不得少有抑揚大無抑揚襃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舉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得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

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其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耳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小不至若不當及後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仰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謚因書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日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伸無以盡善惡之實兄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

之言通與郊之賢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其者傳無謚不能使賢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爲弟不私其兄哉旣嫌於

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幷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顧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蜈蚣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脩易死罪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騃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愛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失至深至

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愁佹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畏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變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必

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爲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淸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操其要而中其情

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旣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怠益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府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與其

躓踣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歡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惴惴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

之汙政其昏惑昏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詐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薾然者獨何

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繇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

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蕭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詣醫再拜而謝

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約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劲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

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觀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

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

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刃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勞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帖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

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尚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一臣等哉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成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

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一於德小哉之一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與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眞知而沮言者而後敢止夫世之眞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為剛者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於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二終

濟南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進論
聖學論
為學論
浮圖論
愼兵論
卷二
進論
將材論
將心論
奇正論
卷三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答趙士舞德茂宜義論宏詞書
卷四
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安老堂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濟美堂記
唐州比陽縣新學記
襄州光化縣申修縣學記
寶稽堂記
卷五
贊
藺相如贊并引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范太史講礿禘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至於屏之遠方
子由論學有大小不同
子由論史記
范太史講月令

師友志言
經史繁簡不同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史記譏武帝
史記得春秋之義
陳省副文集後序

濟南先生文粹目錄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一

宋　李　廌方叔著
明　武林洪瑞祖校閱

進論

聖學論

臣聞効一官可謂畢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幾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優不敢効官尹何爲邑子產以爲未聞政學蓋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夫効官治邑也必踩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衆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與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爲君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

太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蹤折衷之斷然晢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蹤其中有學問以爲之主也高宗既已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脩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商之高宗成王帝文王之大猷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

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溫文日就天誘陛下之衷裒廣智風成仁愛孝恭由於天性是皆生知天縱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策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參理之變爲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

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於否常爲晉而無至於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

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懲亂賞善而罰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標制令之法令生步帝驟王馳霸鶩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分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

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治百家之邪說在虞舜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彊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君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克聖人之道則功利天池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心而無望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鄉之列賓師之選不

可不謹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爲大而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晝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爲苟合過情之舉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爲利博天下幸甚

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衆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羣邪獨賞而已則競躁虛名貪佞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眞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犯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

相謂曰愼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愚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愼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於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於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卽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哉

蓋人實不易知而需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愛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升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

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爲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爲未發有罪爲本發有罪爲有功無過進賢爲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爲從吏耳不若峻法以塞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爲長吏於此乙爲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爲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

其所私非鬻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誠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恤而爲援故凡所克舉類皆肉食者稱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俊眞可用者如是欲舉賢遠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遠觀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爲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

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考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人有機略嘗於某處鞠獄幾十欠矣苟使薦舉之人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言安有不

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
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
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
罔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罔不可指以爲
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爲舉主之酬奬可也以
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
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奬
又何勤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
寮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

許之摘發者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
於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而後雖有可舉置
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
舉所私所私既畢餘見眞可舉者則謝之曰非不
知君柰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
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
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
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爲恩下吏以奔競爲俗或
責交以進己或賂人以借譽或飮食玩好以豢其

親信或姑息僻倆以媚其僕御或卑辭以足恭或
面柔以求悅吮癰舐痔曾不以爲羞指天言日誓
不以爲愧自非宜哲見幾之上未有不墮其受中
而謬舉者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烹即墨大
夫之所以封者爲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爲國士也
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其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
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
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
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爲可舉也然後舉之

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
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
也臣願以四科第之又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
爲差况朝廷必使直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
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浮圖論

臣嘗歷觀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爲之主以
抹拂之獨于世承襲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圖而已
浮圖非無可觀也自氏之家一家之說也非不可

爲敎也蠻夷之國一國之俗也不幸王者迎佛之後聖人道微之將乘間竊入中國當時君臣辨之不早制之不剛俾盤根滋蔓爲弊於後東漢明帝之罪也其間非無英睿剛克之君忠義正直之臣欲除其弊終亦不能者何哉蓋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也蓋英睿剛克之君灼見非有益於吾民也必欲掃除之正如欲效華陀之治醫也將剖肩鑿骨滌腸胃以去其疾豈不雄哉柰何臣下或獻禍福之一言則惶懼隨之極且罷而不敢復言

矣必曰姑且聽之此其所以長有也前日武宗是也毁天下寺宇四千餘區冠笄天下僧尼二十餘萬豈不快歟東西京藩府輔郡猶量留寺與僧豈禍福之說已貳於胷中耶何使絕無而僅有耶宜懿之世則一切復之終令寖勝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亦爾也忠義正直之臣極言期有損而無補也必欲盡除之正如近時水官之治河也欲蹋太行之土淇園之竹以塞怒流不已疏哉柰何世主疑禍福之多端則患惡及之遂

及於窮者矣必曰敢闢非聖人惟其訶之學人此其說闢而益熾也前日韓愈是也憲宗遣使迎佛骨於鳳翔王公大人灼體膚委珍貝以惑其法愈極詆其道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憲宗怒欲誅愈以謝佛裴度崔羣力救其死猶遠貶海南瀕於死所今彼盛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初欲抑之乃所以揚之初欲沮之乃所以長之故根日益大蔓日益滋以至於今日國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救又從而唱大之遂

使賊人乘時所向公肆厥姦與國爭雄被華堂大宇丹楹刻桷敢踰制於王宮撞鐘伐鼓聚黨數千敢僭禮於朝位已爲可禁雖然彼所以侈其居盛其徒者本欲以誘愚夫愚婦而已柰何王公卿士競登其門而師之朝衣朝冠或立侍於其座或旅拜於其庭或尊之如天神欽之如父祖彼有道之士以學佛隱者固亦有矣而姦人假學佛以欺世者常多因不當事之如此以虧國體臣恐孔子復生於今日則羣公卿士忌嫉各衆矣不應如是以

本事之也孟子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又曰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今唱大浮屠之教豈欲以
堂堂之中夏以變於夷乎凡學孔孟之道者相率
而入於幽谷乎可不謂之大惑歟臣今不復更以
傅奕之辨韓愈之疏言之直以文中子之言爲信
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果爲聖人豈不惡其徒悪
籍其說以猖狂妄行於今之世哉爲今之計不必
推罪於佛惟治其徒苟惟其徒之罪又何難焉臣
願陛下盡言其佛之長極言其徒之短臣請敘其

說曰蓋聞佛者西方之聖人也以清淨寂滅爲心
戒定慈悲爲行色空爲道禪律爲法凡願學佛者
必當簡身周慎持法謹嚴枯槁其形齋戒其心
志自治其身自求其道不可輒出戶庭不可雜處
民俗戒牒之文其容如縷苟能如此雖異道不害
爲君子乃者學佛之人類皆游俠之輩或避農之
鄙夫或怠績之懶婦或好蕩之優子或好倡之冶
女居金碧之室食稻梁之勝幸災樂禍自爲風俗
姦人不義自爲朋黨試其何以謂之禪何以謂之

佛則罔聞知者十常八九如此則大設寺宇乃爲
爾等容姦之地歲度徒衆乃爲爾等溷雜道之人
既蠹於國實敗汝德自今以前吾一洗之勿問自
今以始吾將使汝不出戶庭專治其佛之說而躬
行之所受戒文令禮部者以爲令刑部防之以法
則汝必行如不能然一聽歸俗願仍舊者真能奉
其師之說聽其君之令者也然後以常住衣食之
可謂待汝之意厚矣既仍舊爲僧尼乃敢倘爲過
惡許人人得以告捕是不從君之教而背其師之

說誅之刑之齋供病廁任民自然不可以擾親戚
故舊不可私其所昵假手以授男雖父兄不可以
適尼之居女雖諸母不可以適僧之舍人人得以
告捕抵法陛下果以此說下詔假學佛之衣服以
藏姦詐假學佛之衣服以避農績皆不能自信而
願去不可勝數良家子女觀其法之峻嚴爲敢違
父母之養舍室家之倫避安逸從枯槁哉如此則
良民自願爲其奴婢者自寡矣雖然固亦有爲之
者矣不加多也莊子言釋多儒罔君下令而收儒

服者一人而已亦是意歟此乃銷之有術銷之有漸以歲月之久俟其自衰而已譬之以醫則緩以藥石治之俟其自平乃止不必用華陀之術也譬之以治水則因隄防以導之使復故道乃止不必梗塞其怒流也或曰予痛詆佛而抑其徒則吾徒獨不然乎一皆如孔子耶臣曰稂莠與五穀並生於田爲之農者當鋤治其稂莠乎將鋤治其五穀乎五穀雖未必皆穎栗堅好要之吾所種也今予萬年無佛何加何損一日無吾道則如之何或曰

子不畏禍福歟臣曰佛既爲聖人則所當論者道也於其書而考之固亦粲然矣至於禍福報應之論特後之譯者妄爾雖或言之如莊周之寓言乎鄒衍之談天乎公孫龍之詭辭乎皆可稽考之耶願陛下勿惑禍福而恕臣之說

愼兵論

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皆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我克敵敵克我要之各有相傷爲民父母奈何使民兩有相傷中道無罪而害其生哉萬一正不獲意則權必用武乃濟然後哀矜惻怛而用之以犯難難平即止非復可玩此以殺去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鄙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有小忿則戰矣有違言則戰矣代翕代張代存代亡民不加多率以戰殀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者暴原野白骨之子孫

也人君當視人如己以己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己之痛士卒之傷思己之傷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死之間幸於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二況復殺一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殺人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絕者夫推愛物之心猶不忍暴殄天物況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豈愼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揚之水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苕生之詩然後見戰敗

之感迫夫民日益窮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
殫於是惻然哀悔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矣三
世爲將道家猶且忌之况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
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
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久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
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其召禍之漸均生於有餘
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
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道小而鮮長慮才

褊急而多忿計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推試僥倖於
一戰僥一償志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
量力不度德而所較非其敵志徒大心徒勞而所
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求危難居其域
喪其社稷其宗絕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緣木
求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是也
不足爲有天下者道若夫燕安閒暇財豐力富物
覗四顧無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
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而不以休息元元

爲念窮兵黷武惟以無戰伐功爲愧自求多患困
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衆仲所
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者是也前王旣以此致
內咎後王當以此爲龜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
非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
唐太宗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餘業太倉有紅腐
之粟內府有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
事彊場內則有期門羽林孤兒佽飛騎士之兵外
則有六郎良家六郡良家之士擁節制以統軍則

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襲則有霍驃騎之勇
又有李廣程不識蘇建成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
爲荀彘之徒以帥偏師楊僕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
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別部擊匈奴救東
甌平南粵誅比邪平西羌伐朝鮮征大宛乃罷朔
方於海武威於耳非村樂浪等二十四郡厥勛偉
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
小校至於爲帝大小戰無慮累百未嘗挫衄有若
李勣李靖柴紹衛孝節薛萬徹之徒以平突厥有

若道宗道彥樊輿宗段志元高饒生之徒以平吐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鈞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襲譽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齊善張士貴張德寶上官懷仁之徒以平諸猺有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玆邪國既底定諸盜既勦絕其餘勇故氣猶未肯寧貺命馬周李勣張儉張亮爲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復遠駕遼海親征高麗厥勛偉哉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

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億數然士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實繇於兵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既無近殃必有遠憂則愼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以好兵之禍務先柰何爲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愼民可愛兵可整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就然後可以用兵矣昔所謂知稼穡之難乃遊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惡人之亂紀以慈

爲兵意是乃仁行又安可去太祖皇帝者又是天之成命亦不易肆兵不勦亦與漢唐有戰以得天下固已異道五宗相承本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有名未嘗有漢唐之侈心則長福而遠禍也其已久矣陛下紹繼大統可垂拱無爲以荷天休然內寧必戒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未可去戰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兵之胎禍鑒視漢唐之侈心紹然祖宗之多福或有曰今太平可恃四夷無虞宜毀兵革銷鋒鏑者

是自弊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有曰今太平有餘四夷可討除官與師旅闢土地者是召禍之論也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妙選將帥必求其良訓練士卒必致其精謀修鎧甲械積芻粟固營壘以待內閑不害中國之爲黨脫若擾吾圉吾以逆待勞以直待曲眞天子之兵也

濟南先生文粹卷一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進論

將材論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剸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埸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致其可必爲國顧不求其良必爲民

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以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歷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葢直以養氣成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秪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炊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葢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類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攻如神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葢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恍以使民民

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葢方其治師也閫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葢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軍之志

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將有幾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勛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罍小材如盃以盃受罍過則溢以罍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

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萬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敝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戮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

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算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而有九變無失九變則寡敵於全因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縠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郢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

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强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爲疑郤氏狐氏欒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閒背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劉玄薦姪而不沮其挾親寶寵恃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

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專當如之何圖
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
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
持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
天下安乃注意將之將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也

將心論

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

人將亾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
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
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
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
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
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
以不戰屈人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并天下之
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亾國而不卹者也非亾國之

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
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
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
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
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
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
則支指衛上樂附則將威令驅無罪之人以犯難
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恐羅置罪罟以快意於
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

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
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
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善將士
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
葛亮唐之李靖臣嘗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
鴈門也舉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
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威入保示怯得伏致人以
養氣卅味熱身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

萬百金之士五萬殺者十萬一舉而滅獫狁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崇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既陣而踐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勢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

其士卒之半則鬬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深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爲先威設爲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攙搶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虔州向使自殺其士卒之

半則危國忘死之不暇況宣威信於蕃徼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下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决郤祀引孫之說非以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惡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何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也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其攻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

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illegible]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出軍之民其棄求哀飲恨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其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殘暴之罰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殺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強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

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為荆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掇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

之藥抗顧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策於杜預卒佐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勤而至於質身弔娑葛而為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為主至公為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為政至用兵棘矣

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為事乃啫好也啫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為未足有殺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發恐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血流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恐必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為重孝治為先則將之心

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為可重也陛下念哉

奇正論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嘗射般嘗工學射者有發的嘗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

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鬬技梟相若則爲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覰觳之敎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爲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旣類學兵者旣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將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策用之

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諭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之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策旣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陳旣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

過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棊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捘棊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思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以爲正四爲奇黃帝握奇之文也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爲正後出爲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

方爲正圓爲奇步爲正騎爲奇受於君者爲正將所自出者爲奇固曰妙矣然人旣用之則爲故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爲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因亦猶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審夫能知變通故其

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爲正以
正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爲正吾之正使敵視
之以爲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爲之法
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爲
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爲奇漢而示之以蕃爲奇
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爲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爲
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
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乘其所之並復
膠柱哉郤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爲膠柱

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爲正奇爲奇不
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
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
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不竭
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
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聲止於
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
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
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

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致
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爲一法奇爲一
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
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
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爲奇正車果何
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
奇正所在士卒雖爲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
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
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

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
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
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
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爲
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
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
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爲
一彼分爲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
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

苟守將也能奇不能正國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功國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爲業動累億萬鬬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強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爲奇正爲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爲淹襲之計剋日而

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爲奇正也彼木緩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逮祜歿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荆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人君得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三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勢養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己而廣聽迩謀欲取其智以益己之智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己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才然將與事會懼不忍失必憑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作其志乃己之志

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己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徵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之材識志意亦可槩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僕僕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異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貢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悃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俎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敢輒

既嘗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爲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屬禁素嚴姦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耻之人爲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玄保之法則彼冐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蒙蔽初

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因間諜亦無自而知彼結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玄保之僞不可除矣而又況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彼無耻之士或易數名冶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而冐喪代人者且士人應舉覓官將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已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

文舘生使各用本貫其戶秋賦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僞戶之士衆然畿內地著眞貫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晋善之地當優之以爲郡國之表宜以亦爲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既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格乎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舘生法則不預尙奚鄙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

可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舘生凡未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靡及或以病而弗赴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閔某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謬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甚弊之處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其實必當使自我亦至於無弊也已夫爲戶之士非喜於冐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

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竄糧負笈雲集京師徼
幸於一得而已若也置廣文館生雖日使之貞用
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荷易爾又況
遂廢開封之額非免於衆論也歟某之意以謂莫
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爲禍之爲愈
天下解額既平雖日捷而使之爲僞戶亦不可得
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
自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
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爲最優故十取二三者有

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
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
而總準之約爲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開天府無
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
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
於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貫貫
用以爲開封僞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丕變安居井
疆養生送死謹身慎行斷鄉里稱爲善人矣是亦
致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

率與諸路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
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
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
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
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
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
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
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毋是亦待五路之淺且
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爲進士之額

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
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
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爲多天下之士
應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
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
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而非
姑息也或曰子之說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
過妄引稚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今俾天
下之士地著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設而務爲

忠信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敎位兼師儒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晋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實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歟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答趙士彝德茂[illegible]宏詞書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利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非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爾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

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脈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淸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淸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如視聽臭味之

亦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肉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疏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

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諂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橫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技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

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江淹等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爲大夫故詞詩典冊告諭敕令文賦詩騷箴誡贊頌樂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議表牋碑銘謚誄各係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其實如彼玉工琢璞琮璜必琢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圓曲直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梁桓楹榱桷

桑梲模斲之工皆有繩墨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亂而無序或淺瑣而不斷制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德茂學問充富其積力久則源汪洋根幹碩大發於文章蕃其波瀾枝葉實為餘事然既已能文而學文不已必欲超萃拔俗遠追古之作者方駕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載之人種種區別各以其目而明其體研精玩習寢寐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必念於是則將超然懸解躐等頓造徑至妙處一

日萬里如是則一代文儒之宗捨德茂其何人哉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將追迹三王指揮四夷紛青汗簡紀述先烈泥金籠玉井中名山其潤色鴻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號令職皆在於詞臣德茂其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但如孤峰絕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輕綠素絲而窘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獨吾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於當年與後世矣

濟南先生文粹卷四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元祐天子錫宴東宮以御書古詩篇賜執政暨講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以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播於世及

即位益尊益工勤之金石秘之延閣布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舜揖禪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勳巍巍成憲爲宋太宗則其德崇廣智煒煒然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云因觀帝批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

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臣李廌記

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約其前而偩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一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臧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愉朝暮之生汲汲爲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錙銖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権

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算而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如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與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躡鉄游闕庭而裴徊衡筋力强飲哂染鬚鬢退聽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總愈薄貪夫徇貴如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若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美裘褐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偶揚薦爲禮部遐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己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

雖起家郎於朝有蹇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負隈山水佳秀近則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蹈跡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之吾心猶欣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

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何日求安之心皆安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身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退無愧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膺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惻怛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期月境内推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當在翁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愼欽恤而願治者歟民罹罪辠既陷刑辟抑揚從升之間微纆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

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傳置其義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辭文牘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持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廉克物無違背之擾盡心以務農用

舒鬱悶無愁歎之聲繇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今者亦當然不惟爲今者當然凡世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邪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膺爲之記

濟美堂記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蓋曰昔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

食太廟預享大蒸嘗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忘其功且夫封圻采邑俾有得於國皃弁家衣俾有刻於朝賞之所延其澤其遠盍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其先爲愧滋甚盡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有勣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爽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眞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爲

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意敷奏治道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正觀之盛爲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咸平之治亦曰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庸丞弼而嘉謀嘉猷惠於生民因是以爲一代賓臣矣膺聞諸縉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公爲稱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貧隱將適吳粵稅駕荊州獲從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謁膺曰曩孫逵所以有後於爵者以其君逆不忌諫之以德也衍生世晚

不逮事大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夙夜汲汲兢兢弗爲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烈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膺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與時功臣之世豈皆沉滅無聞苟非逢年遇合則欲自奮起厥路無繇深可太息況夫自求禍曰速辜除其國見其族蹶其軀醢其肉曾無食血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省卿之裔

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正德
乃能傍武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
窮則君臣之義篤於創子孫之孝成於家豈不偉
哉愚葳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先烈以世
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唐州比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
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
吾之敎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既平其怨既廣其民

心覩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撫其哀矜而不憎怨
不忍所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偷薄可
變於厚矣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
民先備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枝
惡忍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因不勝愈趨於薄
然其政亦勞聲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以悖乎矣所
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

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
先頌脩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
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
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
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
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
下小而治一邑凡道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
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

有爲其徒而殿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宮
不修者哉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
皆其說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錯黃
維還徧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頹學校廢興恝然無
心可無愧乎

寶籍堂記

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爲寶是惟難得之貨天
球河圖和弓垂矢世以爲寶是爲希代之珍然連
城之璧開秦趙之隙照乘之珠召齊魏之難又在

以居祭穫戲虞叔以懷玉賈害故君子之寶貴乎
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百氏之學歷世
之史諸儒之作輯以簡編著之載籍天文之與此
其蘊也其蘊可索也理義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
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視也言行之實
此其効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原以言其道精
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萬物而不足充之
可參於天地勉之可至於聖人糠粃緒餘者其實
足以齊事業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鴻

烈小焉以之緣飾吏事奚在藏之韞櫝玩之掌握
然後謂之寶哉

濟南先生文粹卷四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五

明　武林胡茂槙校閱

贊

藺相如贊并引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勞進
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戎爾頃刻間
爾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
吁可哀哉於是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
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

以餌秦秦貪鷙無厭奴隷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
妾趙之於秦僅比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婚意寖
聊緩誅咎因有君子義不自襄以小抗大以弱拒
强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
夫之迹不可物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
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
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毅可折門可湼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銷
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俎

愎而恐狠而陳成蕃岐雜大夫之勇惰以剛愎受禍
以福轉功蹤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功盟討弱發出
使𫝊鄙役齊仲爲謝荆卿役讎哉鄭夫皆瑕未
剛燕巳爲蜚斬傻備武夾谷相盟大夫爲此有慈
令名舞陽横屑毛生奉槃耶効萬一猶有可覬竊
食太倉躭井事君邇來寥寥獨無所人嗟余之生
在於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軫車遲
遲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
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
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
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
不敢當

范太史講礿禘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
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有其地而
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物礿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
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
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
上而効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濶然古之言治
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
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
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
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武帝
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敗亡唐太宗初亦
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

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至於屏之遠方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於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大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彼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

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逆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寛仁爲主雖崔叔日皆祭之惡亦降於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子由論學有大小不同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

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亾之也

子由論史記

史記作商紀記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觀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脩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史公欲玄見乎紂喜閎夭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譖

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其誅難矣

范太史辯月令

太史公講月令間趣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逆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其理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時令論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繆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間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

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迭相乘必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乘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故元祐二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應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

後古者無若王安石而劉敞文以儒術緣飾之安石
遂作頌爵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于詞令不
能詳始記其大槩昔既不做何必道乎

師友法言

經史繁簡不同

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
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二千餘年止七十
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
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

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益二萬言
而已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
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
不幸五十三年之間皆夷狄亂華君臣之際無純
粹可道之功業故也

史記譏武帝

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
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其實見班固司馬遷傳
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得詩春秋之義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
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陳省副文集後序

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於斯可以

無愧於後世其德可尚不必有功其功可紀不必
有言其言可傳不必其人之賢也況兼善而有之
者乎

濟南先生文粹卷五終

濟北先生文粹目録

卷一

雜著

齊物論

學說

勸說

微陋

卷二

春秋左氏傳雜論

宰咺歸賵

周鄭交質

鄭師入郜入防

周公欲立王子克

祭仲廢立

士蔿謀去父族

虢公敗犬戎

築蒲與屈

葵丘之會

荀息死難

襄王適鄭

舍魏犨而殺顛頡

晉侯復曹

陳敎衛伐晉

狼瞫君子

晉歸孔達於衛

趙孟殺公子樂

賈季害陽處父

背先蔑而立靈公

惠伯死君命

文子賂齊請會

孔達請死以利社稷

項公不射君子爲有禮

欒書譖郤至

宣子來聘

卷三

春秋左氏傳論

楚不能與晉爭
魯君假備以成冠
子產攻盜
左師舍華臣
荀偃受含
舒鳩叛楚
牛臣射吳子
餼國人粟
伯石爲卿
子南子晳爭室
柳亥之詐
魯反大屈
致犨櫟之田於鄭
晉成虒祁
梓慎望氛
伍員如吳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子常殺二讒

駟顓殺鄧析
郢辭父命而立輒
不狃徐步而死

卷四

西漢雜論

霍光復德爲宗正
更生使人上變事
陸賈交歡平勃
辟陽侯助建喪
婁敬願見上言便宜
叔孫通請作原廟
叔孫通制禮樂
厲王殺辟陽侯
薄昭爲書責厲王
淮南王死袁盎劾誅丞相御史
田蚡說淮南王
蒯通說武臣
息夫躬作詭計

息夫躬著絶命論
石奮恭謹
石慶醇謹
石慶罷相而後起視事
衛綰長者
周仁令上自察
王襃取鐏賜任後
絳灌等害賈誼

卷五

西漢雜論
商君敗俗
賈誼議上
賈誼三表五餌
袁盎以絳侯爲功臣
袁盎諸趙談竊鼂錯
鼂錯學申商
文帝賜鼂錯璽書
張釋之以貲爲郎

嗇夫利口
文帝不能用頗牧
汲黯清淨
汲黯直諫
汲黯近古社稷之臣
鄭當時置驛馬以請謝賓客
賈山不爲醇儒
賈山諫文帝射獵
鄒陽諫吳

枚乘說吳王

卷六

西漢雜論
路溫舒指秦獄吏爲誅
籍福說田蚡
田蚡迎淮南王霸上
韓安國說梁王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
武帝立武始侯呂

中山靖王勝來朝
去附作歌
李廣善射
司馬遷雪李陵
李廣爲大將軍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甯乘說青
董仲舒對策

卷七

唐書雜論

改葬韋庶人
追尊則天皇后
元宗赦囚
劾罷李奭
楚元振城自守
授梁崇義節度使
柳伉請誅程元振
俘懷恩三公王爵

敕轉運使撿察科役
代宗有車輪芝草赤兎之瑞
代宗減稅
姚懷李延役封王
追謚齊王倓興信公主
回紇使刼掠坊市
于頔請一月三朝
降承璀爲軍器使
憲宗用异鎛
詔百辟卿士循公

罷理匭使
試制舉人
李逢吉不欲李紳量移
劉從諫問殺王涯罪名
宣宗幸華清宮
殺韓宗紹
殺牟殷符
責中書亡失敕書

太宗毀封禪
元宗信李渾王玄翼之誣

卷八

唐舊書雜論

明皇祠后土
武后請高宗終服
陳子昂徐有功爭武后
裴寂無扞御才
張長遜僞爲尚書

李密移書郡縣
故人哭李密
徐世勣訶單雄信
李密不取王伯當之言
刊定開元律令
太宗戒劉文靜持久
道彥倫盟襲赤辭
太宗勞陳叔達
封倫陰附建成

溫彥博譖李靖
李靖請行
太宗付託李勣
張亮養子五百
太宗論李勣道宗薛萬徹
武后戮岑長倩而用其子羲
魏徵錄諫草以示史官

卷九

唐舊書雜論

褚遂良忌嫉崔仁師
崔湜說武三思誅桓敬
蘇良嗣囚採竹宦者
馬周奏韋挺
姚崇薦張柬之
魏元忠拒吐蕃
魏元忠親附權豪
元忠安石輩不得其死
休璟諳練邊事

張仁愿請築城
成器辭儲副以讓玄宗
姚崇忌魏知古
姚崇遣使捕蝗
元行沖著論自釋
牛仙客爲相

卷十

唐書雜論

元振誣來瑱

嚴震薦嚴礪超
賈至言升舉取士係風化
李懷光郭子儀寬猛不同
劉晏以利塞讒口
顏真卿守城捍賊
王齊忌李晟威名
李晟將誅李楚琳
李聽不與東宮馬
裴潾不欲三司使俱往

代宗放田承嗣
高郢面折懷光
德宗定子弟姑妹禮制
范希朝不受蕃獻
德宗叱段平
李鄘辭相
劉禹錫譏張曲江
公輔之貴以和爲貴

卷十一

唐書雜論

出元稹爲同州刺史
元稹在越八年
元稹出郎官
王守澄以計中申錫
宋申錫不死爲幸
裴度諫憲宗釋裴寰
憲宗疑裴度
裴度言昇鎛不可任

裴度脫節避禍
齊映爲帝執轡
李石請內置赦書一本
敬宗獎李逢吉謗書
李珏不欲文宗聽陳夷行言
楊嗣復欲循資用人
楊虞卿諫穆宗
授張仲武留後
田歸道執詞獲免

韋機因朱欽遂
高宗賞王方翼
楊元琰以先覺獲全
以馬上言肉賜從官
改馮伉爲醴泉令
玄宗以葷酒試張果
睿宗以金山公主嫁默啜

卷十二

五代雜論
李克用幾危者數
李克用爲燕出兵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
太宗養嗣源爲子明宗養從珂爲子
高祖德劉知遠
王檀招納亡盜
王虔裕立梁旗幟以解晉兵
李茂貞犯京師
李克用擊李茂貞

莊宗斬張彥而入魏
張全義不欲掘梁太祖墓
太宗以文珂代王守恩
劉處讓爲樞密使
高季興朝京師
契丹請納盟約

卷十三

策問
各言其志

形體俗
蠻戎之氣安在
心性離合
欲守令如漢故事
孔孟荀言堯舜三代
王通之世何族其學何授
欲悉考三王之學
四民無定業
誠信之說

遷固之失
錢幣
禮樂
河決
馬政
兵法
漢唐將相
用法
儀禮

卷十四

策問

性
陣法
六經
揚雄論周官左氏司馬遷當否
將
漕運
常平

軍政
太元
欲設四時之官如何
取士
鹽法
射
老子
財用
吏部

原廟
卷十五
策問
紓民力厚風俗等事始終本末
用咸愛之道
蜡
數
文
祭祀

幸學
山澤之禁
刑書
字書
衣服之制
屯田
賞罰
開言路
平糴

禮
曆
貨利
儒
卷十六
書
上皇帝論北事書
卷十七
書

上皇帝安南罪言
卷十八
書
上呂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中書
卷十九
書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答劉壯輿書
記
沈丘縣學記
祁州新修學記
林慮縣學記
近智齋記

卷二十
序
何龍圖奏議序
治通小序
海陵集序
離騷新序上
離騷新序中
離騷新序下
續楚辭序
變離騷序上

變離騷序下
卷二十一
序
壯輿子師名字序
外弟楊若字仲穎序
從兄字伯順序
宋壽字耕道序
王勳字亞民序
雜說

石遂叔集序
書丹丘宋御曆日紙後
書陳居甫綿州守遺愛事後
濟北先生文集

宋　晁補之无咎著
明　歸安韓　敬　校閲

雜著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混乎無成虧矣建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惟達者知通爲一通爲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

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爲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爲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爲幾而聖人非有心爲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爲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爲者取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辯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爲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爲論昔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没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寘寘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

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乘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熒聖人聖人欲爲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與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混乎寘寘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所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

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爲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甚於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爲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爲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

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各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爲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爲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

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言無齊矣雖然非列心喪我不能觀萬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罔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以不知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

飲食口耳之所須故舉學於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比比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乃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枲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

特快嚐而後方知之也故嗜者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盡知其爲旨至道世皆知其爲善必學者而後盡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勸說送甥李師蘭游學

道無勸物無不勸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勸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爲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勸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勸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與之計其場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爲實極於道不息而昇成古之聖賢唯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隋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頃至於念茲之際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強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

而皆勸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怠嘗試語息之所從起譬道爲萬里塗而以勸爲馬爲締往之始如適舉趾其勉於負擔未知其以朞月止斯始已故欲從事於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質之以誠爲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驅馬不至於萬里焉終日跂蹀而不得止繇不息

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蔽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曉然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職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負二丸其積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於纍三而不墜至於纍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勢也天地不能無事而况於學者乎余塊師衛年少而强文采肆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自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

不復能自强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闢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塵塵各各以其業趨利鳥嚶翔而獸嘷發意各有所求蜂蟻之至細迕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繼以卒歲乎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可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孫是師尚勉之

徽陋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陋然猶之陋而欲居之不惟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遠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臊吾未免於臊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蕕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壞陋里不仁鮑漬猶與聚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群而詠言游乎吾之邦暨雖起千變萬化在人耳前苟見此而恥者姐然膧熱濈然䞓

訛而内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聖出與之同閭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爲避不得賢者而弃之曰微此亦賢矣尹鐸爲趙鞅報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何爲不增夫罪無仁賢則恩吾一日之嘗辱爲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爲吾師何必師人

濟北先生文粹卷一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二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春秋左氏傳雜論

宰咺歸賵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在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難知抑侮耶誑耶他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誑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忌夏五之疑杜又信傳

而不核其然歟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

矣而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鄭師入郜入防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於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故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

於取郜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郜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立王子克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

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迺以謂辛伯嘗諫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天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祭仲廢立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太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弗從昭

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子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弒君而春秋書趙盾弒其君爲亾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稱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弒弒非盾爲而事繇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以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

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吾君有君社稷無慮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亹也石碏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亾則亾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而爲

已亾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辨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旣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與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簒奪道以爲不

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士蔿謀去公族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強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殺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爲強公室耶寔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爲世大戮

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敎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蔿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亾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亾者衆旨哉舟之僑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築蒲與屈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蔿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

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與爲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泥其浮詞而不要其裏故辨之

葵丘之會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云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卻終在亂處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荀息死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

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欲立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匡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駁怨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產祿已王乃與周

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延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爲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襄王適鄭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王子帶也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欿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秦晉納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公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於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昔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遲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舍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舍魏犨而殺顛頡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功 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

右僖二十八年犨頡犯君命蔑已功爇無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犨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病則重爵之可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犨也其不及犨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職僑與顛也夫殺職與僑自軍政之常而至殺顛則刑罔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復曹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邢衛 今君爲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辭而全魯辭不可以爲恒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爲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陳教衛伐晉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此近於轉敗而爲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教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

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搆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遂傅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爲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狼瞫君子

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知我黜而宜乃知我矣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安
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
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
哉若恥無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
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歸孔達於衛

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强
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
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
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
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趙孟殺公子樂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爲
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定于命不能討季而止樂
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從曰既不立則雖欲
無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賈季害陽處父
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温改蒐於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
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
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
帑
右文六年盾爲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
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俾能歸罪續
鞫居與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
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
苟無愧於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

其辭無敢莫甚焉

背先蔑而立靈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入背先蔑拒公子雍而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惠伯死君命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仲叔惠伯也曰死君命可矣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欲立宣故殺適立庶改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許以子惡之命已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文子賂齊請會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注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弒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孔達請死以利社稷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

討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

項公不射君子爲有禮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將及華泉絓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項公乃以不射其君子爲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欒書譏郤至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郤至事君無武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爲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欒書之譏得入夫爲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非禮也哉

宣子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

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強徙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爲得可恥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爲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爲知禮可也

滹北先生文粹卷二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三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不能與晉爭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

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强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魯君假備以成冠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追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他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俟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也

子產攻盜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殺其父聞難備倉惶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

以不儆舍子産以庇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
矣且言國事則三挑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
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惇器用之喪豈但鄙
細不知務而已哉

左師舍華臣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
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

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恐非
國恥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何戌爲賢乎
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
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受含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
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

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
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
則偃也然宣子懷子皆胥之望也譬巫覡妄婦
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何譚言病而目出初
疾目未含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舒鳩叛楚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

使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寔叛楚楚責之急僞逆二
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爲不
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

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于焉
以之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
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讎

俱以輕致斃類周瑜魯肅葺輔權嗣立亦權稍
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餼國人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
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
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

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
也司城暴而效之皆權臣自陪隸上公室之道
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
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
之無者貸以家盈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
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
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

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縣施以有齊國古之
奸臣多託此以收眾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
後亡者可哉施而不直其下民與多矣君子以
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
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愛民而恤之可矣然君子
猶避是名
　伯石為卿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亦畏其偪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叅伯石之僞而惡之
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叅之
則力未可爲若與同列而已何去取則鄭不可
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爲
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取小人有道抑孔子
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子南子晳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注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晳怒 注子晳公孫
黑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
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云云子
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
放游楚於吳鄭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强與於盟子
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
室而罪二也不

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二
國之季世而齊晉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
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有事伯
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而令不行於
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因於何有哉然子產
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
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先櫜甲往殺子南矣子

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
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
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晳强與於盟亦
弗抑討則其恐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
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
晳之血安在哉以至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
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
因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
初恐而後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

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
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
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
然至世徵政夫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
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以賢如叔向平
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
以未遽亡亦以有兩人者在

柳亥之詐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
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
於左師左師曰女失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
戌身爲左師不能爲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
面詰責陳詩揚義亦何爲哉前此宋華臣亦暴
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驟而已
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晉反大屈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薳啓彊誅楚君以母辱宜子叔向而

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説其高蓋賢大
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者也何
足道哉楚子僞爲而啓彊詐晉以還之君吝臣
欺何以爲國彼哉彼哉

致犨櫟之田于鄭

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子午子晳皆自殺棄疾即
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犨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日羣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攄其
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此言其有
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併不可
勝言棄疾從於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以正
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
故非其本心猶爲詐耳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
猶將躬之道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詐欲誣
鄭曰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以是知

楚之不競也傳言棄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
枝如之爲罪執手而悅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
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誑鄰國竊人心
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虎祁

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此與晉侯蒲欲以威服之 乃並徵會告於吳云云
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
向來辭公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
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弊而叔向
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辭甚美
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備一時良
不得已而叔向前以叔世過舉而非之若晉
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

而不知自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
知恥殆非叔向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
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恕皆人信之所
謂修怨弘矣而叔向不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
服之正論至欲專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
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以哉蓋無道而可
行自古蔑有且晉霸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
尚當匡濟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
待鄰雖微末以也若修內而恭外以暫屏人而

為強所詔撲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梓慎望氛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注戴華氏桓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氛而知他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

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繇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為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巳甚楊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專言之戮尸藉館柰為已甚而始于吳王僚以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簒至進刺客僻人殺君成巳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昔之人求于者曰不以人子后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為世大戮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而為不解冠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巳尚以計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巳有人主何所獲罪不幸而

失直不失義可全其所偕也一日必皆占之日
嘉謀至益處死者素定其服係又如此也及士
強□舒遁已而歸而已不知謂將殺已除滅其
躍幾害彌年畏哉夫能恐懼罪以死而不恐以
畏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年來害已而欲戕之
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
其始終相違不可知也

子常殺二讒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

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
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
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
常若幾因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駟歂殺鄧析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
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云云故用
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産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産固
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爲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
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所不
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

乃駟歂之所以爲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
析雖邪竹刑有用而或用不以言擧人故鄧析
雖能爲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
子然不忠夫子然可謂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
於鄭去一亂人之嫌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
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夫
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惡政在
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棄其
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書異哉今斯爲秦立法

漢以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晉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棄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與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爲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蜀不云竊欲殺之爰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郢辭父命而立輒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

將立女謂嗣爲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猶安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也稍。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不狃徐步而死

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爲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然乎不以面背歸非以爲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

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三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四

明　新安胡[illegible]校閲

西漢雜論

霍光復德為宗正

德為宗正雅按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滿盈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謗宪所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是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評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王免為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巳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慾御史阿巳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孽妻之愛恐

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至於殺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類其勤名哀哉

更生使人上變事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切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

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

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蠆懷奸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爲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

此而不幸類欺矣向誠内省不以爲嫌然自我上陳之而意不免乎僾巳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妾言之爲姤妾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柰何曰欺曰君子之用術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爲術在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耻諸况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

爲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上曰彼自謂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爲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忠孰爲忠耶二子漢儒宗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况其下者乎

陸賈交歡平勃

諸呂團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祿産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虚東牟之功謂賈有游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閒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用事幾危况勃推尊

少文琳於慮始安能不疑乎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祿産如莫陸之易措劉氏如泰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乎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惢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又大勲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頤惢賈本圖不聞其為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脩然事外樂以惢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辟陽侯功建喪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云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王孝文聞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為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嘗建故矣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恵遂以謀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其汙可鄙者若曰賈為人喪建為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為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願上言便宜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以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為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功

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効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足敬於是焉用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乃從而計略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

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定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終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爲强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叔孫通請作原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毀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爲複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何復敎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制禮儀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胄中世儒未習何足爲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上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戲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爲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從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爲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以興通以爲鄙儒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則通雖收散亾

殘缺之餘志雖不備姑取而有之而漢卒擒焉
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佐可無愧矣

厲王殺辟陽侯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內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除賊報母之讐其志爲親故

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殺讐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啓淮南使速取敗故傳曰寬難

薄昭爲書責厲王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厲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體動也昭緣君命爲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後數其罪意謂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

懼不敢當知偏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淮南王死袁盎勸誅丞相御史

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云云淮南王乃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遣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用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晁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乘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專權凌上者非但不害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田蚡說淮南王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氏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資俊才喜名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膈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當同弃戮蚡不及誅幸也

蒯通說武臣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辨張爲利害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陽令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息夫躬奇謀詭計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云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宜告單于歸臣侍子人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

謂上兵作謀公孫弘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
許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
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
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
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疏是惡
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

此言至矣躬始造詐計欲搆匈奴而公孫以王
者威信排之而不聽至懷詭心欲以災星變而
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
帝溺躬憸言初不知惜利口之人人如此哉然
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詠東平王等
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彼賢惡躬溝加沮焉
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媚於聽則君子雖強不
足以鬪小人而以小人鬪小人則有一隙焉而
互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息夫躬若絕命辭

伤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謂躬云息夫作姦東
平誅躬並但弱故東平欲因事抗賊謀動蕭牆
生釁遂鄰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之
矣懷諼謀因以得禍取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
論乎又絕命詞內顯忠憤感激可動而後世溺
其淫詞故出之

石奮恭謹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
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
太后太后以謂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後慶
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人若因有之不以是近
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
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爲
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拾聖人之迹而爲之非予

所謂寇枝木之冠帶豕牛之衣獨絃哀歌之徒無稱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竊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爲賢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詭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屢屢不爲過而已何以隱然爲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石慶醇謹

慶爲丞相時漢方南誅兩粤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下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者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爲謹厚君子然才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慶冒三事正使奕世小心無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石慶罷相而後起視事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慶慚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

改 註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爲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爲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質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

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性生汎民亾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於邊殘忍不愛民猶國者之爲益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害人者皆階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長者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

之景帝以爲廉忠無他賜代桃侯舍爲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云貫生明王道衛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令上自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仁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爲一切長者不疑人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毎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迺能使官屬以爲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已且愛人似小勝耳

王襄取罇賜左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初孝王有罍罇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罇與人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罇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爲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於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亦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徇師之意也

絳灌等害賈誼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

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貫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為歟嘗竊疑之夫人臣者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迺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既疏不用其議猶强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己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為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為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夭絕命也夫

濟北先生文粹卷四終

濟北先生文精卷五

明 武林陸運昌校閱

西漢雜論

商君敗俗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強秦秦卒并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

亡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强

賈誼議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問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得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乃可謂公爾忘私與夫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賈誼三表五餌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賈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既不終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絮繒以馳荊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飲食皆棄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爲所不能

以敗其長技而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遠疏哉後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內家哉以得絹飲食視北胡胡老日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袴綺粱肉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益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遠疏哉

袁盎以絳侯爲功臣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
權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
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與薄氏君子長者故
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
君孝文一人而已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

后稱制勢無劉氏慾如王陵廷爭不可得如陳
平依違未若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
呂后帝母罪所不加是祿產不得而誅大臣反
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
后崩而祿產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
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
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
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
豈將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
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是以久安而長
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凡盎非純臣亦策
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
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
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
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雖儒者安責大臣以禮樂
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
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詔君而意得其孝文
以得勃立已而禮恭之臣子俱失盎能抗論使

盎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袁盎斥趙談論晁錯

盎嘗引大體慷慨宦官趙談以數 上常害盎盎患
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泣下車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
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爲丞

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德謀而發之託公以濟

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盎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已而免爲庶人負錯欲復按盎而賓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遂嬰得對假正以遂奸豈惟忠不足道盎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聃聃至焉若曰亦善傅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說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禍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騎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晁錯學申商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晁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晁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能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峭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邪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

厚而不固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巳內恕及人所惡不强所欲不禁至謂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巳學其術矣不幸議論將特有之故世得以議巳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强大欲稍削之與按袁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斷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讐錯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寃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尊京師萬

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讐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終其是非固巳白矣而司馬遷獨以爲變古亂常不終則亡夫錯預爲國討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旣不盡聽而諸侯固巳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文帝賜晁錯璽書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晁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傳云

寵答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言患萬乘之隆而懼海水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以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以貲爲郎

張釋之以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如淳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十年不得調亾所知名欲免歸袁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官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袁盎父故爲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晁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繇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同雖貴且艱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大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則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嗇夫利口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亾能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亾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做其末曰至使祿由一呼而天

下死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息以謂風俗壞
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
致寇事不相涉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
者之舉措可不謹其微也哉

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
以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錢養士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
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
文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
中覆此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心有不
貳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
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
不能而君不御竊用民財厚爲己私稱不賞之

功規無窮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殺人之
而以爲貸也可勝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
銳再衄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
以玄宗之明竟於不悟而稔范陽之亂致劍南
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
可與言此哉

汲黯清淨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淨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修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晏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為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為人類以嚴勝

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淨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罔黯嫉其刻害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乎居嚴而臨事寬昔皐陶敘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及也故寬而栗成德為難乃黯乎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皐陶九德蓋具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達古而天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嘗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為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昔君臣勢覲至論其行事則一以

孝文為君寬矣而其除肉刑務以嚴致乎亦孫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汲黯直諫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傳伯袁盎之為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為孝王將其事不詳見袁盎數直諫受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己其致晁錯誅以欲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

弘張湯蓋引義廷爭當不顧身無介然之私蓋
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
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迺解雖出
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
武帝曰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
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
謂其下聖巳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
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内實不至而外
慕其人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

逮然則黯雖戅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
異乎盎之愛君矣

汲黯近古社稷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黯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
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汲
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楊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
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
勇終之以補衆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
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
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氏死乃
與絳侯誅産祿陳平之無悞也入北軍一呼士
皆左袒爲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
引昌邑王下殿而流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
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
禍而爲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
社稷之臣若黯位終九卿職但諫爭且未嘗遭

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
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
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强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
於人亦然内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
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著矣以淮南王之謀
不憚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讋
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禮
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
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鄭當時置驛馬以請謝賓客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毎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道之上惟恐後然在朝常趨利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吏之張湯身爲世戮天胡不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己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不及

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几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之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弊至於在朝趨和承意

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効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郊名士上意亦倚以爲决者非其臨事失望婾婣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言者何孫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弊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孫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

其和乃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乃不得爲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不爲醇儒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見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爲道之精要安知儒

哉世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復乎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焉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爲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賈山諫文帝射獵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腆從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能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易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

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秦為喻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誅惟文帝為不可及也

鄒陽諫吳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説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識其反謀豈不殆哉濞寔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為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與為發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將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將不之察以陽為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愛助漢耶則固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為不納此陽所以觸危弃履猛虎而脱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騶忝而又親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間以陽之智略

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游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濞蓄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為梁因從獄中

上皆而言泰伯左右而以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如何哉至以謂使參廓之上回面汙行以卑言謏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上有伏成堀穴陵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箭謏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乃指諂謏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苟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况於人乎後孝王

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肯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枚乘說吳王

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晁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

在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鬪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專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許漢誅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舍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借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

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七後已衆事何邮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惜如袁盎而敢於剌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佚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乘不及此其意也然乘文詞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比自陽以下

不及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五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六

明　武林陸運昌校閱

西漢雜論

路温舒搢秦獄吏爲諫

宣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祭搜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者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爲諭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防豫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游且說哉温舒遇宣帝有爲議與時會意

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得指秦失而宣帝任
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禹之言
口由自下劇上陽乘游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
言正也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故
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乘皆浮於辭類非深
切事情而温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慮矣
薰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
戒確乎其言如鐵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
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温舒

言可施於事非三人之類也

籍福說田蚡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
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
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
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爲
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
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

灌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廼令騎留
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
肯順蚡乃麾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
者故其意毋助蚡然致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
至說嬰兼容按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
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田蚡迎淮南王霸上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

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
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
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三蚡嬰二人者皆召權利以
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惟
物爲斑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傾劣也
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
孝王侍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酬酣上從容

口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雖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繇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傳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內史是魏其侯不堅上駡內

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罷愧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誠於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罪非也

韓安國說梁王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吳故相袁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立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捭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借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益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

以姑息者也非也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
即召以爲北部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
國而賄況其下者也
武帝立武始侯昌
濟北王寶　卷六　下
趙王彭祖龘時淳姬兒爲漢宦者召問淳子何如
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何如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
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
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
與甕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中山靖王勝來朝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晁
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
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
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
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厚諸侯
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
一百二十餘人
濟北王寶　卷六　七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親
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
制故晁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
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
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
外浮辯而內淫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附作歌
上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曰閉

諸姬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君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顧棄軀殁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去附傳去夫疏行悖嬈烹炙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李廣善射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會然後為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李何自文帝以奇廣乃至武帝三世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屢屢乎以讒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為前將軍且嘗戒

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將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辛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從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蹤士大夫握兵柄武帝因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縱廝養間致殁困窮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司馬遷雪李陵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在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蓋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因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

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强虜何能爲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奴內屬明矣陵自爲蘇武言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爲此夫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殺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之悔

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恐死而降曰吾將有爲號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爲則毋誅陵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李廣爲大將軍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

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

哉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與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徵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也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言以肺腑罪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上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時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遊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用至去病以肺腑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此何怪哉夫士亦有用於時必得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助而遠求功適徒欲以其才方斬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甯乘說青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乘所說秦漢以來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而聽

焉青固安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吾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乘拜爲東海都尉何哉

董仲舒對策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旣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旣用其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輩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遇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

何必爲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爲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哉名夫治莫威於周而周之文致遂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達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脉治而人命延存謂之愈倘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六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七

明　武林洪吉臣校閲

唐書雜論

改葬韋庶人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唐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追尊則天皇后

二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唐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爲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爲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爲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元宗赦囚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蓋甚矣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繇矣

劾貶李廙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效死之義寧計爾力

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廙以近臣幸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劾貶輕矣

楚元據城自守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剛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狼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

藩鎮戕上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內多事姦人
必乘隙窺利覬幸捕誅李文饒寧含滓溺而詰
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原偷鼠偷
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授梁崇義節度使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
授崇義刺史山南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　代宗時因逋逃大盜寇亦未
殄崇義之罪不暇不暇討遂因以節度與之姑
息之政始於此矣

柳伉請誅程元振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繇程元振
請斬之以謝天下上其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
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
鞫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
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　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
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為兵部尚書
令宰臣送上遂縱肆兩宮於損上德而代宗又
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
事皆宦大臣方迫於戎寇播遷發懼故一戕七
足以悟之而竟牽襲御之愛優柔不斷以啟大
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代宗啟之此如木
方盛蠹已穴其中其亾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懷恩三公王爵

僕固懷恩閱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殺燒營道
入吐蕃僕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

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
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　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寇去
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賞耶赦耶唐之
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勑轉運使檢察科役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
役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第十一　代宗之時朝廷方強人才猶盛

足以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成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題區區欲以轉運使撿察其科役佶美而不能行眞兒戲哉

代宗有重輪芝草赤兎之瑞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兎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

蝗歷歷爲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兎一歲同至爲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代宗減稅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故云十一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盛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稅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懲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旣知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況終不已者耶

姚懷李延俊封王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

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謚齊王倓興信公主亡女張氏

追謚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張氏爲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尊追親王爲皇帝皇太子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回紇使劫掠坊市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之方止七月回紇番客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白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辭以報我我亦陽

置不問猶足以爲不治夷狄

于頔請一月三朝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降承璀爲軍器使

吐突承璀復爲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策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爲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稍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從太甚竟貽蕭墻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憲宗用异鎛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兗諸道鹽鐵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裴茲請罷

兵立貶爲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僭叛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鎛當鼎鉉平居朝廷信重如度季垍顧去位以諫而不回嗚呼人主亦愼於有爲哉

詔百辟卿士徇公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

右穆宗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爲而已爲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宗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爲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試制舉人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考定制舉人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遽授白水城國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拔有可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

李逢吉不欲李紳量移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韋論例云不可爲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

帝遣命追赦改之

右敬宗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恣更赦敕近臣論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甚於此矣

劉從諫問殺王涯罪名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居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答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捍已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辭順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怗怗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

臣之冤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宣帝幸華清宮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遊爲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尊也諱般遊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殺韓宗紹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擅邪而已也

殺韋殷裕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德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族家私事而當大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亾自此兆矣

責中書亾失赦書

宴百寮於崇勳殿上賚進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亾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府將遷君臣束手方隅扈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太宗輟封禪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群臣請封太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群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至洛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二太宗始排群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從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誨之而不爲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廢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元宗信李渾王玄翼之誣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

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縣改眞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始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洛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虜扇水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大武氏則心知同泰之爲而假威

鬼神以警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詐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逾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斯如此况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眞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平家子奴材妾智雖肝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骨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騎則延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

疑也豈識不若平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或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濟北先生文粹卷七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八

明　武林洪吉臣校閱

唐書雜論

明皇祠后土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二年上親祠改汾陰爲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所必報請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在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與哉

武后請高宗終服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繇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濕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齊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

言則天將罰僭奪置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
尊厭之禮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之言
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為間說秦鑿
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
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陳子昂徐有功爭后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道萬

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肆臺
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
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
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借意矯情盗名如漢王
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盟匿違
竟於關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與於前立
實成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
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疏駁抗

言其文[illegible]不見者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
則不惟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失者之
究[illegible]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
又恐其[illegible]刻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
故昌才難王孝傑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
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
不知是數人者有為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
以次且終其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
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

於大戮故曰擇利審害

裴寂無捍禦才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
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
鎮撫河東寂恇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驛催督
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怨望必令居
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
以比漢蕭曹非也況寂有謀初觀隋之亂即有

大志帥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有寂今啓高祖師自此與耳寂既無他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悲叛之戮而寂又忌伎而擠之亟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爲知人善馭功臣哉

張長遜僞爲詔書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麾兵南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洪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後日慮也

李密移書郡縣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七微說隋士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機也而自賛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驅新集烏合去就

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彦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節並早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温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登與前乎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高祖君臣豈與密等爭角材而較智其文詞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故人哭李密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歔

血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並起密於衆人中粗
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貨能得士衆力雖敗而減
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橫兄弟之爲人也
徐世勣訶單雄信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兵拒戰援槍而至幾及
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褁粮坐甲固敵是求援槍

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王也
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盛名譽於人心者已久
倉卒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王遂免其
成大業豈偶然哉
李密不取伯當之言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
止之不從竟敗夫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
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李密肯爲光祿
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
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刊定開皇律令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
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
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云云
右劉文靜傳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
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僞至

或茂茂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李
曰語簡而該爲工剪裁君約詞不宜意巧者寅
緣爲姦而聽者出入抵捂可勝歎哉
太宗戒劉文靜持久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
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
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
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勍敵遺王也遂陳兵於
折墌爲舉所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臥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

道彥潛盟襲赤辟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由因成盛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死者數萬人

右懷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誑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亡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知此後雖欲爲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

太宗勞陳叔達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言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非獨爲陛下社稷計耳

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陰附建成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爲至誠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爲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貴

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更兩朝皆守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溫彥博譖李靖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

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惟慳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關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戮事責靖是恐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李靖請行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 吐谷渾也 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踊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太宗付託李勣

李勣遇暴疾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嘗閒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嚙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爲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

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綱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卒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必獨勣事當之也

張亮養子五百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年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乎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此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采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裁遷以有此乎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論李勣道宗薛萬徹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舍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學孫吳者也自

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爲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也

武后戮岑長倩而用其子羲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

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羲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繇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竊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讋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久且自決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録子羲以要官示不以私疾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自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背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寧之嫌而蔽羲之實能則非公也不自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羲才而後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魏徵録諫章以示史官

徵自録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說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勤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録人將不録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己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章一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勲勞名德之隽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卷八終

唐舊書雜論

褚遂良忌嫉崔仁師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將劉洎留輔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

良之誣易人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關哉王荊公亦疑楊雄無投閣事高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然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崔湜說武三思誅桓敬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薦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遂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然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朝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討之

下也夫仁厚者因不肯爲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貽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因採竹宦者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遂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
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而罷奪其
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
所未有也

馬周奏韋挺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
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
下周密陳挺傲很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
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

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
耶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
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
才堪粗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
不忮矣

姚崇薦張柬之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可堪爲宰相
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
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 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
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
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
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
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
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
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

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與復
中宗吕溫贊仁傑亦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
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
言崇薦之以其所著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
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
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舉薦竟
大用非崇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薦用
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
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

類

魏元忠拒吐蕃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其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之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

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魏元忠親附權豪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淸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罸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顚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覩其懇辭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搆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元忠安石韋不得其死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繇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食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彦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苟

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將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覇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損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彦昭憸險附離韋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食榮何其悖哉至忠雖

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葺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休璟請練邊事

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絶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直又長於兵討故能料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張仁愿請築城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請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爲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壅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廻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瑣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成器辭儲副以讓玄宗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既懇

推尊爲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奈上剏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併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何暇自擇哉人情箪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奕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

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室再造之功無與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摇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既內懷推巳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既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搆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恩愛何足恃哉

姚崇忌魏知古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强諫守職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所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

不可以加諸耶

姚崇遣使捕蝗

韓思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剪滅上疏云云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撿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囘改舊狀以奏之繇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

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禳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飢弊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舒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修勵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虛變深以爭不合言出爲刺史非擠也

元行冲著論自釋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

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後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趨時之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係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不爲章句者衆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細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冲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冲務黨已學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趨時之具抑末也哉

濟北先生文粹卷九終

唐舊書雜論

元振誣來瑱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代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賤不順王仲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鄠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藉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瑱有一於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死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語非也

嚴震厲嚴礪超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嬀聚以給行在只不至頗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竭忠盡義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贓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賈至言科舉取士係風化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

亂爲謚語似迂闊然實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爲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亡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鉏耰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亡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圖覦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

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斃何則盜亦有道蓋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郭子儀寬猛不同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或以爲威略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效之眞異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勲名之重足以鎭之而致然若專以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嘆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爲長爲上之道也居寬而使寬

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略不及臨淮者自其提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以利塞謗口

劉晏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謗口何以持重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國

者能使民不加歛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有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財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賓勸其官而水火託此自誓旣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爲名然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頑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畢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顏眞卿守城捍賊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問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右顏眞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因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王璘忌李晟威名

李晟爲涇原四鎭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火中其事璘忠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將誅李楚琳

李晟收復京師仍兼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鎭益彊四方圖起而借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剪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讋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

劾順為討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悖性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朕至鳳翔首誅希鑒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不與東宮馬

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與

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為恨即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裴澥不欲三司使俱往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為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留奏天寶大曆以來未嘗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為損耗州縣亦恐遠近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代宗赦田承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巡磁相諷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為帥詔空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兵法處分部下承嗣懼而庇下大將攜貳者黃

失圖本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臣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强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寅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遂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前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遠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彌偕亦熾而悅又鷙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高郢面折懷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璀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自外召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茫臨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謹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猶爲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定子弟姑姊禮制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姊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執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誤矣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

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揜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希朝不受賄獻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爲盜畨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駞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四十年皆保塞而不爲横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一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叱段平仲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奏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問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顯名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

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已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歐藉婢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鄘辭相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者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鄘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六鄘嘗陷李懷光軍中掄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臨終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成改授可謂終始

不汚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才而不爲耶至其孫侯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辨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詆張曲江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失而以私意不使訴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盍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訴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眾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害者俾衛

公輔之量以和爲貴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飭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偘偘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興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初而公可謂有宰相

之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
謂其言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
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
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一

明 武林陳紹英校閱

唐舊書雜論

出元稹爲同州刺史

元稹爲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
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
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某亂朝政罷内職李
賓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皐
等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爲同州刺史

因表謝上自叙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
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一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
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
知穆宗昵其浮華使目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
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
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
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上乞憐求

復之計耶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在越八年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濟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毀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如唐尤久任刺史也

元稹出郎官

稹爲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暇者可以戮人信矣

王守澄以計中申錫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以至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貶元亮等並誅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相期矣而爲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睹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控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兇暴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剪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又知涯餗實寃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宋申錫不敗爲幸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敗爲幸

右申錫傳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羅咎何可勝言敗與不敗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裴度諫憲宗釋裴寰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光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怒色遂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掾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吏擅冈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罷五坊

鷹犬之臣欲以近譏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苟卿論敵之爲禍可勝言哉

憲宗疑度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頗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撓奪者夥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既任度已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以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裴度言异鎛

帝以程异皇甫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鎛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鎛所搆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鎛歛財正爲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异鎛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始自發其本心權宜

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倖佞甘近好而踈遠圖卒相姦佞而踈忠良可勝歎哉

裴度晚節避禍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克殲寇孽晩以昌言誣毀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搆誣百端而

張權與非辰之誣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纔以計窮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横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傚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或謂度晚節浮沉以避禍非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而已也至謂効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然爲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優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齊映爲帝執轡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及止帝獎無已

右齊映傳第八十六皁隷有職雖艱難與衛不具未至之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受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他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毀乃進入尺銀餅其行事終始如此

李石請内置赦書一本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税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注事有誠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

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昔赦文竊通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内置一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敬宗焚李逢吉謗書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冲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内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頴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第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乃正爲立已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掩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李珏不欲文宗聽陳夷行言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戸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欲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威福在辟嘗如夷行言欲詢咨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從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汚不足多也

楊嗣復欲循資用人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接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下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

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雙延惡甲退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曰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楊虞卿諫穆宗

穆宗盤遊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遂害則仁鳥逝讒諛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益有足識惡者尚有以容則害人之類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殽直僞交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烏逐而後仁鳥至讒諛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授張仲武留後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爲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表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妖宼因而授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二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隔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撓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

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變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謬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執詞獲免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歸道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巳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因朱欽遂

韋機還司豐捨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恣橫機因之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忌嫉其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固宜不釋後巳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乃獎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恐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則將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高宗賞王方翼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第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傳可也謂見題服數年前血漬之衣爲功覬相奸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他將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楊元琰以先覺獲全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慷慨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爲右羽林將

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東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哉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東之暉等忠亮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亦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囷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

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以中官馬上言肉賜從官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禋䟽之有納賂上言求官者禋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忿怒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史賊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爲□引之通上言上言誅禋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改馮伉爲醴泉令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兄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眞卒伉爲弔贈使抱眞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爲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皆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以菫酒試張果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菫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菫酒飲果果乃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乃盡燋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玄宗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欺待物物之微若濫爲

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唐宗以金山公主嫁默啜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克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唐宗遣使請和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勤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忠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

强其罪未問關闢譏備亦不忘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絜戎無謀莫甚於中唐間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一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二

明　浮梁張遂辰校閱

五代雜論

李克用幾危者數

李克用追黃巢於寃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襲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軍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

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既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李克用爲燕出兵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勖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

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强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略身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略如此至其得天下而

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討而敝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固則恐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遠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辨其亾非不幸也

太祖養嗣源爲子明宗養從珂爲子

明宗本夷狄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爲北京

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爲已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逼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伶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恐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

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才之分也

高祖德劉知遠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從知遠領歸

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為不可遣和凝就第宣諭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數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推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而伺之至其已迫反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招納亡盜

王檀字仲美京兆人事梁為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敗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好豪戒也

王虔裕立梁旗幟以解晉兵

王虔裕瑯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為晉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拔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賞遷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李茂貞犯京師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鎭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爲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昭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雖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鎭其所繇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後全乎史稱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矣

李克用引兵擊李茂貞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以破王行瑜遂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卽亡以强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莊宗斬張彥而入魏

梁末帝以魏軍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只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效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於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通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從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繇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

終以過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威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不欲掘梁太祖墓

張全義臨濮人以入黃巢賊中後事梁爲魏王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

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太祖以文珂代王守恩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府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任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大位非一日之勢也

劉處讓爲樞密使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

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爲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宗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佞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一 高季興朝京師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材擢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莊宗能嗣其先志復讐擴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

懼苟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請聽盟約

契丹初嘗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遥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内禦强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内困太原之討且彈其力以求附梁處以不服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虜盛强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

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滹北先生文粹卷十二終

明　鹽官談以訓校閱

策問一十九首

各言其志

問聖人立經術以教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吾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並事之所措則並時之所遭則並而聯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向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効乎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聯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圖以御馬邪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覘亦有異聞也

形禮俗

問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智學古不厭非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婚喪祭人倫之所厚而縉紳學士家自爲法不有等宜其則禮廢矣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爲之其弊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皷蹟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逵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强學將以施於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其志形禮俗豈所宜後哉

禦戎之策安在

問自昔爲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爲制願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爲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道易失灌埴燻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爲解迄於今紛紛無適從然

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繇先王之時考焉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今其策將安出也

心性離合

問學者欲以一身爲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焉凡在我者宜知之旣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爲一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

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意思慮之自相爲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一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與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克不克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己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欲守令如漢故事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爲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僅僅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

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龔黃卓魯俊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爲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益已愼矣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藉假而華擢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孔孟荀言堯舜三代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爲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則荀子於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取

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爲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闕所衷之無略

王通之世何族其學何授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楊雄氏作荀況楊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自林川泉之材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間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比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校孟軻不皆醇而於荀況楊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敘與諸父族子具存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

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辨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醫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爲有合參之二子爲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欲悉考三王之學

問六經之說道爲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於道後見其意而顯言之如仰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脩然自喜曰是所以爲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爲哉自其淺者學於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爲近其實大本道者之微也乎居相與言則士質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効一事或以病於之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

學觀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繇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悌洒掃應對爲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究先端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肄之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四民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萬閭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必而習長而安敎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不離先王之法壞而必從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言哤其事亂敎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埜則非也處農必就田埜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

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勸惰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弊紛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爲之宜不亟則求其於因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誠信之說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一以貫之顏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楊於地無礙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食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電下擊李廣

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齡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繇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爲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有不信以信爲非耶則修辭闡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柰何請循其本

遷固之失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炳耀旁肆横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覼事理甚細不遺讀者歷歷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爲異端故也然則遷之叙六家可謂知道者非耶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爲分定故也然則固之叙九等

可謂知人者非耶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昔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錢幣

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功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輕重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焉所以爲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爲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於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都里足以相仁則錢幣

安得而重哉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爲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千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末則可乎饑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獄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爲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安

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禮樂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以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問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職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隸鐘鼓玉帛

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獨落巳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蓋高論者主情而棄文疑疑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爲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於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势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使則爲用其誰曰不然願釋三槩而附折衷之說

河決

問聞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奧之鉶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爲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說若水濱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力焉者河爲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若此者用力巳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都是二者其故獨

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耶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耶爲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二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爲攻乎其衆以不煩爲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茭薪之間而巳也

馬政

問自昔爲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駣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閑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郎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牡馬騋牝士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細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駹白騂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强弱視焉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吝顧未忘有稽天討

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蓄馬意良而法美矣爲今之民慮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又有合二者之說從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荊湖之類則卑安高小安大而又所病者淮楠汶猕地氣之化也夫講蕃庶毛仲之術以錯諸令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兵法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侍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爲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變將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背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屝兒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及蔡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佴以慶賞鰌以刑罰獲

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爲可道在秦兵之精擇爲不宄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苟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安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强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劫將强田單將弱則强弱之勢於此乎未辨敢問兵之得失利害勝負之算在將非也齋戰疾皆子之所謹則諸君亦安得曰末之聞也而已哉

漢唐將相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饋撫韓信戰功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爲孰盛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終功於劉氏其賢爲孰先少卿寛弱翁嚴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爲將不同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爲將不同同

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齊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才足以堪此否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足紹而況治不若漢唐者柰何諸君夙夜强學以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節不可以滅裂塞也

用法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今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草若蔓章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爲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勅者而已

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勅從事凡此以趨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勅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日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致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爲害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爲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察柰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

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儼然行非其情者則施設論決若不在於己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固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行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儀禮

問六經行於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爲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哉曰月易不食肉肉必乾日易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爲禮必其強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

拜而一獻授受盥洗奠執縟絕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若其難讀以謂於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罔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論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說相與文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患伭強有力者常寡也凡此者奈何脊試論之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三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四

明　監官談以訓校閱

策問一十七首

性

問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屬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况楊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辨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用反經以正諸子之旺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爲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奚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說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已而求也

陣法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與至周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於五成於八此陣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爲握盖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陣而要其說四爲正四爲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陣安所設也以爲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

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爲握其意備是也諸葛武侯用以彊蜀壘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亾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徵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於兵不足盡究耶六魚麗鵞鸛伍豕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爲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司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豈無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盍以平之使有司得詳乎

六經

問在則人亾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與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

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於地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曰九師起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秖以爲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討論之

楊雄論周官左氏司馬遷當否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楊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爲以要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艷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楊雄豈苟乎哉或曰有

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牴牾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獨也見也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旨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將

問自昔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然後可以得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何不懸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芸三畝之宅者持久而坐百萬並進則儵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衽席按紛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

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惟其無所不可用以有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刻轄郡者且數十人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閱雖郭元振幾困而薛訥解焱乃獨不動若是者曰能可乎爲講其術

饋運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爲難兵出千里坐
而餉焉使不乏之爲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
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
之具敢問此其爲難者何也王離涉閒圍鉅鹿竟
即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舡以示
士卒必死九戰乃絕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奈何
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耶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
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萃數萬之衆崎嶇險絕

問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
象牛馬引重致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肋
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
何嘗試使考者述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
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
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赴急則穀者蓄兵之司命
不可以不先講也

常平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
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
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爲之輕重斂散
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
虛耗而耿壽昌以善爲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
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
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價而價不失平蓋賤以貴
入故不傷農蓋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
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

害於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爲
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既富而教故所務
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
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而猶
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
甚者至利於積泉而僻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
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
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

則非明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

軍政

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爲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爲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爲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蓋未悖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籍掃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軌合爲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背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爲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士三萬人足以橫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內不能以前却如節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爲盛不知出此而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太元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楊雄楊雄爲太元準易數起黃鍾歷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模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元之爲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於一成於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黃鍾蓋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歷者從昔數家參差不齊而其名察察歟大較所加亦各有驗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爲思之微於此不革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準易者亦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乎居立言採其辭以爲美繡繡錯然觀者不厭雖然適我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思其義稽之於大道効之於氣物驗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攄未悟者之疑

欲建四時之官如何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益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至詳也周衰六官咸廢王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逆漢代秦立稍欲復古舉賢良各舉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此始起大要倣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爲解而配之人事若風馬牛其應茫闊故時君忽焉以爲難知因棄不務而任人寖輕淩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焉鑿牛人用有所在不可以不修

壽光王本　卷一目　十

也而況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取士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爲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寖善繇周而來至於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務其

壽光王本　卷一目　二

鑿悅以近名舉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則有終南嵩少之諺得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救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敎行豐美之後有不飾者尚而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爲之法者奈何

鹽法

問金玉珠貝象骨犀角虎豹之皮天下之寶貨甚
此而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爲之通有無足財用
而人之於此亦嘗若飲食不可須臾已也哉天下
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刈寶貨者
海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
食鹽未嘗勸課而日暮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之者
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營諸釣弋人

自取給不營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後世費
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毛煮水
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地非皆斡於公浮
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貪商以阜
通而官收其算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
於公孰宜於民抑旁出以供比郡其力有勞逸欲
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
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
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爲國

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兩豈國難哉欲使法行
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悉
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徙如此然後爲美也

財用

闕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衆作稼穡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
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安十二州之
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
角齒羽竹箭稍稈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

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
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
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爲
差徹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處而出之工而
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
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
在國則霸強在家則潤屋此爲術豈固無足傳者
哉後世壞地克斥物非加少也然僅僅不足更費
淡事何奴治山煮海種藝互市通有無易貴賤生

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均窘蕃乃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將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將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耶將爲舒用者疾耶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耶不然則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爲羨耶記曰與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姦借有數予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猶

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贍則夫爲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吏部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群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慎若勤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試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豈輕哉上若稽古訓廸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茲若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掌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捨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日常調者而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流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故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爲舉而付諸有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

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民秀才何自而知哉繇漢而來此職寖重其間能以鑑裁精白名一時誰者爲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射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已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反求諸己不怨勝己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狎逢蒙若養繇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之所升於學

司馬之辨論其才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別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與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而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願并聞之

老子

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其言老子者獨楊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為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於救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為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涯守為便故風俗靡靡棟折壖壞疾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祼袒言笑縱經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為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焉與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一

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用無心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頠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往諸子之委辭也至於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齊然喜之至為是頹弛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原廟

問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驩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既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事未極故合諸一宮因漢制爲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

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體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矣願弟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復道因以爲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爲原廟柰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四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五

明　武林胡茂桂校閱

策問

舒民力厚風俗等事始終本末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上以仁心仁聞遵先王之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於治天下蓋無所不用其極也巳爲矣巳行矣則所以待安榮積美者固宜有嘉會之期今田疇則闢也而民力未舒貨財則通也而國用未給學校

則設也而人倫未明教化則修也而風俗未厚官府則具也而人材未遂賞罰則信也而功罪未彰兵武則訓也而邊夷未柔大之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皆上之所理心積精慮巳亥席夜旦以求也敢問是六七者孰本孰末孰終孰始孰先孰後苟得其序而訓諸天下則所以致朞月之可三年之成者豈于而宜夫學之爲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獻則緣衣符絜雖多亦奚以爲將必有疏

通知治體之士遺淺陋而論者明者也

用威愛之道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後世不原於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寬益愛克而罔功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用方刀沛公入關民之望之猶餒逢西江也文景恭儉繼以休息天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諱身率先居以廉平王黄朱

龔鄭邵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呼盛矣而治優柔綱漏不存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白晝民兩高定襄大守門誅殺者踣藉國中服弁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為治下所以為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或寬猛殊勢若戰冰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此耶將吏以一切相帥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黄者使之在三代邪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則龍豁之所國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為治將未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安必有説也

蜡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所以為狂而子所以為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夏商之祭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則伊耆氏其民則周者非耶

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故主先嗇伊耆為神農之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為嗇者歟而説者之於八蜡取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臘享祭四方百物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繇禮文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為仁之至曰義可也何以為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為莫重而

蘇漢以降滅裂而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數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犧氏畫八卦黃帝律實曆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爲後世法者蘇數起爲深推之數始形變數實無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問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而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

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子母之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會通有舉無廢此建五學以養群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瓢持籌凌雜胥吏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蓋視四學苡甚美矣雖然均數也仲尼用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敎纔止九數在漢義和亦爲小學至於魏晉弟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歷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爲急耶將四營二一篇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蓋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敎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顧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於有終遺數可也蓋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文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謹焉蓋莫謹於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羣醜亂夏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殆與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銷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謂法度獨一王通

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冶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往不反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辟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耶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不好出孝入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近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

也願并聞之

祭祀

問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其義一也六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講之猶或不明蓋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折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爲自然壇折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否耶曰用辛也而有曰用日至猶用騂也而有曰用騂犢服用衮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義也素車陶匏疏冪鸞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有蒼璧又有四圭有黃琮又有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辛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

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苟者也此其爲說於經又何所質哉上方裒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潤色則學校之所得共與詳考焉以待旁求

幸學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繇於學者古之天子視學與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蹟不若先王而至於教學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二三王者猶親行焉國家得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神智加以緝熙光明所務垂心愼精惓惓惻怛益未嘗一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於茲既卜稀矣諸生相與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淸塵亦未嘗不在於此也

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幾或未遑暇耶無乃崇儒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迂臨幸耶不然則莫行久之闕且復舉禮儀必肆而後可耶夫禮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安朝夕講也嘗試考之先王六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淸問之燕命有司警戒斯侯在堂蹕在庭章甫褎袂摳衣執經各誦所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山澤之禁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爲國所重民食恭五穀爲先貨殖爲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不以封者名山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者於此爲饒耶周官井田一夫百畝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爲固授之民也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將爲民共之得以時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邪工

王府之入國用足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入者同輸於公其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實掌山澤惟以資穡所與不以奪民芻蕘雉兎與之皆往若此可也抑法無限則工商庶民不有常職而盜林麓陂池之儲或乘馬食肉而不佐公家之急甚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貧匹夫治則已寬歛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或棄市則已虐蓋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爲法適中可行

乎今者幸條數之

刑書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犯則於渻而已疏或漏吞舟之魚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成中將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問尚循舊章大布新典屏禁茲省繁朴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罔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須此

不刊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因輪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琴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將務出其便則朝夕以改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爲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之觀藏諸有司付在胥吏人有從違吏之避就豈主上欽告示有位與民安之之意哉且欲如同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害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遂亦奚不可願商略之

字書

問占者觀飛蓬窾木而知爲車爲舟觀鳥獸蹄迒之跡而知爲字夫飛木歸造天也而爲車爲舟爲字者人則原皆之造字人力也哉河洛有書鳳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見皆之一身手足有位耳目有職五藏有骸各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地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說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倉頡能知之敢問倉頡孰與聖人而

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體異形敢問因耶革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革則篆不出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皆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爲言孳乳而無窮綱居未邪迄於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刑然則郎科斗而爲篆郎篆而爲隸倫便　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簿牍械券咸以隸寫之是

又何哉且破梏桲以復抱甕與民同於初則苟且紕繆而害於義者無若書爲甚凡此奈何

衣服之制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驗人心者莫於籍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衮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爲差撫衣絺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

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黃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殺則人於是焉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爲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已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於人耶禮義既亡法度不審門闌無苛而奇衺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俗流於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與制況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弊凡此奈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聞見者爲是今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安於今則非疏通知古體者安可以議此願極言之

屯田

問管子曰衆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閒暇擇寬大地而敎之耕平居有蓄積之備而倉猝無飛輓之困以之多戰人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於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

謂充國之論施於當時爲便耳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闢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齊何此其爲法之利宜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治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得充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賞罰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帝獨盛於唐虞王莫若周其於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出應帝王譬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爲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爲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

宿道向方而小人之志面懷其肺肝或訴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烹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勸爲道二曰爲法則齊人之事猶揚火不足道也凡此奈何將必有博習明於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救也

開言路

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亦必張置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閤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爲益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大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所繫雖務細存定皆得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

子所以求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今揆昔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說

平糴

問古者平糴斂物開市不乏所以使農夫俱利抑兼并不得滯穀而飢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陲屯輸貔貅所聚不耕而仰備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藏以待倉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困廪鱗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倉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爲出僅以是用今措置之穀非倉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借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奈何抑覬年之豐凶以時斂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倉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冠禮

問六經惟禮若强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退箕坐大噉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嘗試俎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斂顏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以而禮之文滅柳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臾笏執立而外庭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庭而以罔孫氏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惇禮俗之未形以下詔諸生學士諸生學士蓋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辟章而埒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稱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於阼醮於客位冠字孔孔使之兼初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於母而母拜之以見於兄而兄拜之不已太重乎曰成人而與爲禮歟則大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答父也則不與爲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爲夏之末造

則古者觀禮蒞獄施於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頗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曆

問天地始於無始日月五星寅辰皆明之運始於天地而曆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黃帝調曆而其文不見於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星宿日候日而其法不詳於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於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

推以爲曆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曆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爲疏孰者爲密其施於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曆本於易而律治之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曆必改易與律不改以之求陰陽每合曆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逆爲法將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底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奈何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曆必求諸儒者爲能盡願討論之

貨利

問爲國之所患法以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於公庶民農工商賈乘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爲之法曰更縣租賦鹽酒茶禁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鱉果蓏有算上取爲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

八縣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爲之賞罰甚明且具矣而吏日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贍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與驥以千里責狸狌而捕鼠用所在也官齊陰俊酒削胡食胃脯連騎馬醫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歸有司之責禁凡自我莫之或啻而蓳蓳乎維日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

而㳂彊適固則二致于今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與利害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儒

問荀子曰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非呻吟詩書侻焉白首之爲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不可爲之爲貴然而管仲霸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

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爲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哂爲人聚斂附益而得罪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眞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益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爲童子羞稱五霸也漢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經尊師而重道則仲舒爲純博達古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爲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呂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爲輕重也抑誼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治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疎豈二子者終未可與人有爲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

濟北先生文辭卷十五終

明　武林胡茂棪校閲

書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冕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竊
年抱經志願局促緣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
自縣之遍甄昧廣廈重裘之煥退無尸祝尊俎之
位進下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目古天下之事
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

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
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衆
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治凡
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愚之至深以謂陛下
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
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
者庶幾在此廼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焉一
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爲緣衣紵絮
多學無益者矣進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
也北胡猖狂敢目故彊使天下百年有爲兵不得
繳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遽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
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爲之時
生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
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闕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
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萬舉
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施所
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
今準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均池

科斗所涿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蟲黽日喧乃臣
之所願爲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
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爲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
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
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蕺情不待前箸而臣私
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巳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
以昔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
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
漢唐爲得三王以前事不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爲

防循華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爲備百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內鳴鏑渭橋投磬後宮辱於趙裘宗室降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頡利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虛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胡之盛雖莫盛於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

匈奴絕漠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夫搏鼠當庭善逃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飈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擒六騎臨水奪首奪魄靈蹶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者勅思摩虜懦至感恩流涕願爲一犬守吠北門蓋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

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予今臣又計之卯律雖桀驁其彊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邁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遽百餘年而不暇替哉臣請爲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捽搏鬭擊強者爲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

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戎狄之至開故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謀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亞之地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之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企中國之好爲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

於朝廷以虜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胡人自是
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計之則盧龍范陽中國
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
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胡無一焉雖處
而交治欲其習而胡不知彊勉之難堪此其可取
之形一也昔冒頓烏維伊稚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
其力爲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胡而朔方之
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
寸之地而陰山草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

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
利延陀之兵皆驍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
畿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
剝至李之地而隸都護府不敢軏慾益未有坦然
肆志窺宅中國之地臧獲諸夏之民如耶律之後
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沉毅雄
勇之姿阿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
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盾之驕乍不制日益侈
大割地弗厭至踐之中國此如黔中之驢上所不

測方其一鳴虎爲遠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
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秉秋未霜則水濱之
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
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與明與賢皆柔
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眞好樂兩
世爭權至內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
不取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
知今日之治與璟明宗眞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
知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

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
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入而已無
積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偲偲
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矜窮室之人驟
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諸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
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
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窺之哉石氏既以京師不
守中國爲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其
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竊討其

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繇是言之胡雖彊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朝哉耶律明時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驁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爲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感動萬里柴周叔

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遭偶聖人時在于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儗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銳殫竭於河東太宗爲社稷長慮慨然太

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勤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開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乘輿無意復戰虜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爲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虜欲退修德以懷之而師久翱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拾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爲胡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胡人自

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乘中國不虞大舉來寇章聖北巡天意助順彊弩竊發遂殞達覽虜相顧自失俯首請命亦無復闞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類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虜始痛自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卻況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虜不加彊而中

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爲堯之言垂數十年
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
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
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胡
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胡二百萬縑
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減衛霍滅廷滅吳
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
內府士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
時中國特不舉設有爲虜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

無水旱兵革法度致修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
謂因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爲士者知兵須
教立法使爲兵者知戰十有餘年墮慢疲軟之氣
既獲振矣而堅甲利兵美於四邊備州小戍不移
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
藏足以衣被十萬兕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
西征貔師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
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

衆空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之空百金之
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置益非徒以厚費重賞爲
得也要以爲前世之所不爲者知今日之能爲之
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虜此其
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陛下亦既知形
則不鬬而何待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
欲與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足天下之言者必
曰衆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
彊之虜如孟賁之戲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

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入虜者寔難以樊噲之驍
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横行於匈奴而或者曰
樊噲可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
論而慷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
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
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
可集銜枚秣馬日千里奄至爲計甚秘而人固有
知之者矣禰中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
入亦難既塞而陳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

食雖克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爲陛下効臣之狂計蓋昔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今虜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爲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尾橋尾

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安易入兩翼偕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尾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尾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隙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幷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道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安以爾兵從而行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京之南絡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潛守勿戰虜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析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挫虜之大

軍者猶十七萬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虜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養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自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虜能盡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渤發矣而大軍相待相持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啗城中巨虜之子孫能以禍福諭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戶之

貲彼其在虜戢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
皁之賤一聞德音寍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
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捷矣燕城可圖
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幸臣之
意料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無空國
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緣奇兵間道它徑
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釋
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
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下許州官之大軍出

兎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虜亦以其軍三析
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覇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
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覇入信安
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
壁勿戰則虜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
入安肅何則吾爲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
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虜之所安便而其所不
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彊乎昔唐安祿山
以范陽亂稱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朞月耳臣嘗考

之國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
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哉
者恩患而豫防之蓋全秦之地以待虜之出於不
意如此而已臣又幸臣之意料之合單于之才不
同其沈毅雄勇敢爲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
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
闕特勒殺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怗怗然慕中
國學文字工言語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虜
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

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
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
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荊坂口之左使其
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虜
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
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
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
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淺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
淮陰泜水之傳發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濾

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安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壞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願爲陛下將者知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脩上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虜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爲而不下燕城下坐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輦糴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猶與全燕河湟邊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

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安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變不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

五者爲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與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

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夫一妻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筭擐甲百萬守地千里翛然不勞乎其間怠昔之短也乎居自詭倨傷而按劍忘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奴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道務客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將與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

謂舉二十萬衆而爲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
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
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
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
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
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
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
之常也而人者雖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
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

哉驪山之閱天子擐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
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敎使
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
列於輔郡迨數十人乎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
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爲
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
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
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
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

四圭者凡可以委之大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
百日而後罷廝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則率兩日而
食廿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
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
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爲之說者
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爲說
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手不業計窮力盡者
皆起而爲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
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

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
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嘯
聚州里爲之搔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
貰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大商賈之子孫雖
其頑則賤劣未至於盜賊哉臣請賣爵如漢故事
惟勿爲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得比朝籍
與京師官幸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爲之等級
以授車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
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

焉則其詳有可可得而講也何謂之地夫四夷之
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市
之與山林並得其安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
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
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謂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
大軍則病道里之遠首尾衡決倉卒不救設或遂
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如萃百萬之
衆而頓絕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
逐兎叢林遇穴而失則良鷙逸足猶翺翔徬徨難

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絕遠致
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胡古者北胡
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險塞而北至於寒霜遠
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益李牧破林胡襜
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各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侵
尋蔓衍寖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
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羈勒漢之事十日而傳
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
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爲

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
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
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
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繇燕城之三隅東西南北衆
山之寨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
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
泉百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
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
何動而不如欲顧爲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用間

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
孫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
能用間非仁義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
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
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
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綏服於天下
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乎於不

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者若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工作之人而其旨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參之以獲夷狄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夷狄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寢燕入秦關而東吳破漢厚閼氏而冒頓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夷狄者也

韓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中國夷狄之制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夷狄發在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大槩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某執其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

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內應猶反掌耳唐周與失涉州州人胡服而臣虜歲時祀父母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式紫故將城郭未嘗能支城臺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辱欲引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歸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非甚也迨蕭氏乃始殺漢人盃北居而

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背而胡自滿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虜婦人不忘起育者不忘醜勢不可安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使社稷之神靈所塵而移所指前死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畢幽薊之城百日而可使彼眾實可因而食使彼眾虛可因而敝也地可知間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

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鬬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恐可明氣之所加衆可髃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租褐而呼則千人爲之失色童子按劍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爲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愧墮而懼很狽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爲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

顧平地不爲安蹈大壑不爲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遣單騎馳之披虜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爲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胡爲善用兵而臣獨計胡非能出奇合變術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國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胡而其能挽弓騎射

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從胡騎射而勝是以取中山此其爲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冒頓控弦百萬白登之圍騂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群此戰數勝匈奴能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廢漢之傑以其長斃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陁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挑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爲卒以取敗胡人自是益自知其

短於徒中國亦操其所長而術制之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蓄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馬雖蓄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胡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教也臣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知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皆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

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病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爲國未嘗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說以消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籍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爲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折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於裂五單于昆彌與

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爲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爲爭財而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斃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胡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緜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使報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讙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於胡久矣宜有所逞其志如爲

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爲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爲度而致誠信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爲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懽猶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沒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爲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

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始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畝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揜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臣愈曰惟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歲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備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而已然臣竊以謂

禮樂爲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翕然然後
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蓋在於此臣
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鑕之誅而冒言
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於
傳之所謂怒鼃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
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察則臣疎遠之言庶幾乎可
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
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爲難遭則
臣之悵悵不出門庭其失將亦極矣伏惟陛下萬

機之暇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
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六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七

明　武林陸運昌校閱

書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
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爲罪言安南之舉賤臣
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
勇闘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鋭奮臂大呼以
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覗嬰

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
挾龜迎日討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
垂霧横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
生王囚死以察害內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
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
不能盡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
當天牢無處能首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隰
葭葦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繇
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

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
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
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
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
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
嶺東出而漁於海徼關棄傳內外爲一若是者臣
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荊棘泥
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
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

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以理勢之然否可道者
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
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
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耳莫非王臣故念其
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泰古驗今先論其所穷
勝與所爲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
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應者勝陛下以父
道育四國四國所安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

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
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
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而合不知而邕州刺
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
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
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爲戮將吏偕死
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伏節前驅者此其理
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
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幹膠漆精良百選刀稍矛

檜戟楯鈹櫓矢弩胄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
素具北盡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木以
爲船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
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
大郡呼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
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
制之得術損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嘵
以煩執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
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

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誠以討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踊躍憤悱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嘴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網罟獲之此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也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

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桓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蠭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足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

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分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疆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費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幾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

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而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鍾其俗又非毋以五穀爲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蠃之爲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

年不病關食也傳曰衆不如者勿與抒久抒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閑於騎騁蹈躁履上大坂突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焱其地其人如猿狖上下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影

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卒周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爲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習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廷屈貧窶不任田畝徙博飲

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爲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爲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羇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爲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爲足掛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士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寔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楊粵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

任囂尉佗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爲正爲奇爲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

湟水益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
滿按圖湞涌益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
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益出於桂
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
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
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
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益千餘
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
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

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效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
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罔不
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概瀕湖以南要害之地
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
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以粗修守禦備
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
賊能為狂計罔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隘
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持久欲戰不可
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逐而赴之賊又入保

如初如是數年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
開關闢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
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
遠以奇兵斷我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
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臨唐突使軼疾戰自決輕
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
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
重我衆彼寡雖强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
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

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
弱所能恃雖近有舉撩又非因為交趾役也況敢
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
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舉撩之近者則亦不
可無以待之今見朝廷聚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
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
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
覔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
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

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謂以大軍常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釼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襲白

褁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闢關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銳鋒作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拆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追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棄金遺鼓按衆以驕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偕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尅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分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

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願爲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亾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襲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柰何幾埰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鬭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擒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爲棲船廁盪浮於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乘以倉

猝微風搖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氏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龍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僕安定荷扇靡零幽陽比帶稽徐西於龍編朱鳶封溪望海卑陋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爲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

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黿皮鮫革蕉紵桂蠲詠奇不法瑰瑣極細之物爲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爲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士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讙蒸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爲一卒有吏事之人昆弟欲爲之報讎者聚爲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卒有故嘗負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有故背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爲正某道可以爲奇某道可以爲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

臣得以臆計買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昧外不知事體昧冒陳愚計臣謹上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七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八

明　武林陸運昌校閱

書

上呂相公書

竊嘗深推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數則堂上之言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鄰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劾于前

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所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害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所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弊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議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强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意而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斷於民之應之也亟於是乎上之責始不同而下多逆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

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怨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皆遠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深培長養功成於久浹洽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興於邊以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竭而流離失所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皆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夸美皆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

難足以相鄣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某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而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于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待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

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某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捨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實難某竊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群才然僭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即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有事主同意爲害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哉人何可以異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異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頑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勝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覩形格勢禁方且盡亂鬭之情而貽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某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大小不同者將亦小謂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后廢有大不同者倖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蓋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

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為智者道難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繫從其日夜思念欲為天下開坦塗而以羣疑兼太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以善人以拯救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教重則黜

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辨敏則淺寒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怯至其他用一事則不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敎乖明達辨敏辭技又為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吝椎拙者並皂而同驅彼其矯巳以為人所為則不可而罰人之視巳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為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

也為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罔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焉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網能大而有容緩而不遺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

志平若夫峻官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罰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眾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邦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附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敎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巳自暴不可往者旣欲懷之其道無繇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為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

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為大而有容
緩而不迫也某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昔曰爾無忿
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
立政其寛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
厥攸好而巳矣豈遽之哉昔曹參為相用吏必擇
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
細過專掩匿葢覆而子窋之諫以無所請事者亦
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
士功名之氣嚣然而未已參務揉訓其麤武崛彊

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為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
葛孔明患蜀土人上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
替蓋先峻而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為之治體不苟
出於此然非乘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
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為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

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闕漏之
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待而長守國是一定
施於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
邊治河潑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
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忘而某以謂凡此天
下必有能為相公以身辨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
衡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
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嘗視其曲無蟻垤
浸淫者焉而已某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待坐聽

言相公固有采拾敎裁之典而又職事在文字序
通籍殿陛下五月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竊不
度量不敢自北於在閤門之外而輕犯出位之尚
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言之至者不敢
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先
者以代面伏惟相公垂意裁擇幸甚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舉動者有道而窮岩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㩜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

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攀起而乘之駕偏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訹前言往行而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辭隱語滑稽不窮其泥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

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胷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益先王之道擾翦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乎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邪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間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薄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

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鬭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彈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蘇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竊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

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忝天下之名矣橫身當城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衮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因已有隨抽艫於未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

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某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某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有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爲尊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驚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

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說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下事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雖陳雜衆而會歸於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某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窺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可吸陰陽出入鬼神瞭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悖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悟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變會窈冥其將摧川振谷蹶木發屋忌其岐道之所從城郭

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
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
極而要以縈紆曲折卒貫於理然後知閤下之所
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士方且爭雄鬭姸自立
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實者又烏
能一一識而閤下之心舒而搏卷而約者哉夫爭
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
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耶則方王公大
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

者皆可以希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
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
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
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
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閤下察某之獨何
爲哉夫冠雞佩猳之由貨殖游說之賜之異鄉識
異趣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土　因未可
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士者
豈虛言也某不佞切眷眷於是矣夫九九之術非
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
也然齊桓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
借虛以招實耶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
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潔誠以求出
於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肯何說以拒之耶必且
待其從容也而後薦其聲則某有將升堂攀木而
一叩焉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某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

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唱和於
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
下方是時也政發乎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
天下已治士雖有尊王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
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
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耕
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
之效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
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

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將君叟長揖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復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翹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皆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嘆也陵夷至於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

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多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藉藉雲翔蜂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益某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某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辨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某願伏

於門下而受教焉幾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有罪焉可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八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十九

明　歸安茅元儀校閱

書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己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因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翌職甚規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謙然剛深寡

欲奉己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姦邪愛物知無不爲孫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孰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然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處禍必詬推剛爲柔孰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

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襲議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及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佞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

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與敎雖競同門蘇道眞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趨向白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後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别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

前也以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為季札則借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爾岐之興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是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為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徼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齊桀之事與申生寧奚辨壯輿其未之思耶凡補之所為論者以適夫假仁義之徼倖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竊其而疑聖也與善莫害之謀以子犯為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肯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所無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

實與而文不與通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至論壯輿疑於王迹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輿荀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

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
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
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
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
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
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成之爲良抑成而
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
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
要終之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

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
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
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
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
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辭其禍則孤搵之必
孤狸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
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略乎自放者之比其所以
名者意不在是曾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
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
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如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
一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
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

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
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寫
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矣避以古來詩又雜爲五
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
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傀閎隱
者百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適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
奚事異饌合萬字以聚廬蔽百族與魚游想壯輿
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況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以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

俗故爲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蓋集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習講肄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乍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俠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無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君文剛好學而有文爲令沈丘嘗曰仕無貴賤皆可以行志道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牧養必以孝弟廉耻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象室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庫庖皆有

所益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爲補之記備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從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雖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孰於此而中心不驗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安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弦歌夫子戲之曰割雞

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况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忽文剛所

欲爲則宛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爲天下樂行而民嚮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殺米之於食毋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珠類之好而

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以射鄉食享揖讓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寸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鄙野人里巷之說而用

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睦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己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爲師起衆闔屋而族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滅何補哉然蓋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

目前之所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智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爲

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斂菜園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藉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齊粮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日至弦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以孫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猶足以勝難而處劇

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之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隱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數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必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龍逢黃霸漢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

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叙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足
為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
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
跡而為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
已食飲以籩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
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為戎此
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亾者乎故魯不
棄周禮則君子以謂不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

人以謂我愛其禮也深知為治之意者其於守先
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
菫菫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
好學良士其為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
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
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拱禮事劉君
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
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為者至為則
為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其舉百

一蔽未嘗為而去者亦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
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知
所急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
必其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為
屋五十有五楹貌象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庖廚傳
燬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劭於此前此無
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貞定耿君輒求文於補之
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
一二修舉頽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

去而感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
術之不可一日無也亦此昔子產為鄭陳伐之子
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
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
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
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乎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
者獨其文辭足以發非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薄
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

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智近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備之譬之升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若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適始曰聖

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毀聖而不居之意是也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illegible]才與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乎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

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而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遂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之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

與時偶廢官休其廬八年而巷之草沒屐或咳之輒自語曰是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毘且招悔而袁君耕道得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且暮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悔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學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

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爲說譬氷水爲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爲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有四日記

濟北先生文粹卷　九終

濟北先生文粹卷二十

明　歸安茅元儀校閱

序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某嘗謂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

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illegible]

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纔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從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踰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

美之爲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在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捨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進成

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嘆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寔難甚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上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獨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

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扣川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十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還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郯字聖從仕至某官云

治通小序

毀與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驗情　賴之
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
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
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挽止
水惡其波起不如遏已謂之本寧　本癡則精神
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
必汲謂之可爲　鈞金與羽不可爲重輕之定謂
之播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

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爲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有
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輻軏　先河而後海小
式爲本而大爲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役不可
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與和謂之相濟　始施
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
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爲翦翦耳君子畏焉
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逆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遡流　黃金珠
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疎　中流失船一

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昏
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往者東
走逐者亦東走寇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
拳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
之心謂之緊要　謂狐爲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
謂之兩失　蚌鷸相持田父摠之謂之兩得　繫
舟水中魚沉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
知夜謂之物曲　宜冬且夏謂之迭勝　據公議

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必
損謂之勝裡　知所弱則強矣謂之削喜　事雖
物極而後可以轉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不辭而
能使其喜怒後謂之朝三　欲近四方莫如中央
謂之近四　水遊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
似德拙言似默欲上名識謂之破脅　捷趨而速
至中道而敗憩不如推之久謂之推久　始駕馬
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子人子我

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其與謂之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嘗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勞始終
其告謂之養敗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信書
日用日効暮用暮効而不以經久謂之欲速　扶
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惟有德能覚服其
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烹牛牛乃饗客
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名好　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折毫難小

偏大遺謂之蠶絲　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
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
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勇士斷其臂
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止欲　有
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成　輿馬致千里舟楫
泝江河謂之假物　人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
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以語道而聖人惟時變是守謂之達
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凉

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之
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　苦節不
可貞故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卑古人而才不
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
之過愛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之轉圜　以天
下爲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綫若紓爲
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濶要　十羊九牧不若童
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與言逆視道以爲則謂之
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敵謀者非謂之質斷

臣民與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之一下　賞一
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
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節　始
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
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爲甚而罪不及
遠爲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固然不足以極世之溺
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
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

法法存謂之小縱　虚名無益事實而猶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衛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嫺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與甚士一切趨利邀

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雖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亾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亾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蓋漢而下枚數之皆擯棄所論稍登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若鍾鼎錦繡之稅頓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及賢乎海陵集益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蓄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卒然

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義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弦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提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爲之既序此意以質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亾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亾詩亾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愈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嘆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

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不忍去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亾至原而不亾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亾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嘗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頗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

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傳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

新錄也使夫綠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旣放攬楚辭廟

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叙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襃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志屈原賦

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

傳附原亦繇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辨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覘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

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圖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

王安為傳按隋志傳以舊有班固叙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揚其不合者逸高原義舜雖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以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為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

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為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為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爾同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為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流於跳蛾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

門駕飛龍驂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
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識也如
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因知相如虛辭濫
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胡大較吾嘗
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因亦以爲賦也劉勰
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
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
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幾於同浴而譏裸
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

繆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
聲凍飲窮年永樂勰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愈
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
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
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
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安知離騷哉抑
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
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
故王逸言班賈以爲露才揚己不専指班然亦不
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
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
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
未興是時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怨
誹者然去借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
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聰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
還也於是乎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
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
然則不獨詩至原而未亡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
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懼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沉江
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
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
孫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
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

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籍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淸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幷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尙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兼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

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以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竒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

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顯無廉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家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愍惜如此吾亦知夫才雖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腐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

意也漢爲秦唐掃隋然顧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賴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

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詆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甕肖之班然雜則續而辭有隹佩玉藥今吾無所

系之所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成古詩風刺所從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蘇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執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獨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

於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現海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捐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與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足嘉者也鮑照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濬事

諷劉項有心哉於此者江淹別賦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並未云雖聚華而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施負芻辭不彫而指類屈人知楚辭者少謂以爲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覩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

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尊劾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盡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誕自出新意作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宋而復起云或大意迹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迹遠而迹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鄒衍鄒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又

變離騷起荀子作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卯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

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下公朱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遠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叙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

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列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古語文章之相

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論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豈至今可知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二十終

明　新安胡　濬校閱

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

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棟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閎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輿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輿在矣立輈橫軏輢環濟而牙同抱二十有八爲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關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孰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貫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

則鳥之從鳥匽之羣匽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彼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是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終已也

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以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鴻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韝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

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開其馳驟以待羈者將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皆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嘗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習者且嘗効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著爲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

爲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爲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信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爲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爲臺巍巍者先圮焉架木以爲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自仰而瞰將履其巔以絕其嶺勢附於下也巽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拊其角坐

其背知役於人也故凡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為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為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

袁晴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晴字耕道其友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

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友夫人之情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毋具而徹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為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磽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為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為不治則如堯方割未乂之初為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剗敬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存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

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且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強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於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弗殖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穫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幸矧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已

之田而食巳之力歲暵而功休既佗而嬉佇戶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共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皴瘃嗣陸臘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饑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友字諱先子易之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聞或字之

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刻於今學宮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碎而後有飾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之爲孟子又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貳而莊子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貫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其意夫堯

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說伯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傾耳而自矜大者曰其志非開悟矣歟哉顧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上哉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饑不寒之間而計功

於無思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東坡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乎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發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上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予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躐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

亦其所養有厚薄故激揚沉抑或後或靡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舒訥皆從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並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而語以之逆其心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

雜說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乎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察

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以救其弊哉

書陳唐史絳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遇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者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一二三歲近者滿歲又

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遂亟曰
一人去有一人爲兗之則已矣昔子產爲[illegible]年而
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敎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等人者非耶而用其
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詛怨而斷殺之
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伉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
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欲其

緩而遠者如此故唐虞憂愼亦深亡數易地之弊
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敎吏知遷之不遠
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與風俗之不一戶口
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繇此而後世
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
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召龔黃卓魯政事之
才亦豈亡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
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煖席黔突之間夫
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
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

濟北先生文粹卷二十一終

後山居士文粹目錄

卷一
論
霍光論
商君論
取守論
正統論
卷二
策
擬御試武舉策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卷三
策問
盍各言爾志
河患
備水旱
治外之道
汲黯
諸子各相是非
祭天地
推行經界
孔子周官教人先後不同
士之志士之行
太史公六家班固九流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語道術
將相
韓非
孔子何以取子貢
伯夷與武王周公孰是
士之言行
孔孟之言不同
捍守令
地法
卷四
書
上林秀州書

答江端禮書

記

思亭記

徐州學記

序

仁宗皇帝御書後序

顏長道詩序

贊

孔北海贊

後山居士文粹目錄終

後山居士文粹卷一

宋　陳師道無己著

明　西蜀伊　伸校閱

論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

私愛冒大義隳於李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長而宜立旣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而或以罰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貧也貧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害人也使

其學而畏其背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背以婢爲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先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牢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刻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爲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商君論

上之爲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爲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身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尊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仁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爲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常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富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害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懼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禁惡行世之後名爲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揖國去位興賢以易政

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猶已倍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捨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以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

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孰以謂王者之効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孰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敎戚福並立

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者適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重在鄭子休在楚不爲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越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爲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

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悅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爲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居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盡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是以致財而不足以爲王秦漢是也

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若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後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始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興也私欲也故世以爲興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

通之佐漢而進舉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又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孫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迫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亾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從寇取以爲廉忘其財之從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正統論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昔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成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成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兼聖人

除之夫列國並力而不相尚君子必致於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爲一學者所不論也由周而下至於五代其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其統而爲閏者秦韓是也無其統而爲僞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五之説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

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爲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襲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三者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乎但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之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狄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商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爾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後興之蓋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攘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仲不得而爭也夫周有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以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

國而爲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巳甚矣哉以秦之暴族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爲秦可乎奪之其誰與哉新莽篡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爲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

功過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爲陳陳亾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爲魏魏而上爲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亾猶秦也非人亾之也舉天下而弃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竊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竊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爲

夷而謂魏爲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没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亾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亾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變無乃悖

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夠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害其變也又況終身蹈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其變也又況古嗁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日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北狄也而奈疾設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存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質之公以齊

其義折衆說之枉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後山文粹卷一終

後山居士文粹卷二

明　西蜀伊　伸校閱

策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霸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無有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効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

問其以所學者具著於篇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審方俗村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數宅審牧川居審漁偏昧者聽微右廢者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昧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傳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無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

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許三王之代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諭於公侯誥之於國誓之於軍以致其衆教之以文懼之以武辟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許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觀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於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

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爵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爵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

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皂隸也啓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蓋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剕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宰止於流者也倘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問

也罪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何倚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齊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爲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敗爲負則多矣御之以威以道敗也其

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

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其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群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謹案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

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群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爲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性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爲臣愚敢爲一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米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其兵矣

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覇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於身而効於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謂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徼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

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得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也即是也虜所恃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賜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無罪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遂以待勞久以待變以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關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羌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優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後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

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度之度塞限以封畛羈以恩信完聚緒守皆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未強則風濕寒暑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

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於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霸旣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燕穴殺及麛卵不可謂政强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强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

天者與天同者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爲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負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事匈奴以尊天子其中韓之餘意乎至於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

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克國可謂至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武非儒者之能見危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恥舜不以爲罪益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因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

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武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沓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謹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卻兵家之闕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愚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

情不敏之詠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

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問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問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昔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効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尊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速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偽於朝覲而考於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

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尊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爲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遂

晉之與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強於魯衛之間爾而魯因繫於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彝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繇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爲親尊之弊不亦陋乎燕漢之諸儒明不識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寖爲異說而自習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爲二公之聖賢君

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爲化以德爲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齊之田焉化由天道也政繇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

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

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

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而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内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隳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

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賞罰爲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辜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愆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强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簿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爲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爲虛名欺謾以避誅至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黄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効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爲寬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

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棄嚴延年而用黄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後山居士文粹卷二終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閱

策問

盍各言爾志

問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古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河患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爲患豈其勢之

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爲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爲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决矣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而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備水旱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以謂能爲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患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豈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而効未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毋奪其田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治外之道

問夷狄之爲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

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與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夷蠻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則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歟二

三子以謂何如

汲黯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水患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潁人不善也議者又謂潁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潁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諸子各相是非

問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夏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楊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楊子雲下老莊荀而尊孟氏退之謂荀楊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

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歟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祭天地

問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祭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命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以為非欲脩方丘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

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推行經界

問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為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顧闕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孔子周官教人先後不同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從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繇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謂如何

士之志士之行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杜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以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六家班固九流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語道術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

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周之語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相遠矣莫甚於此豈其同相反耶抑各有在歟折衷於經君子何取焉願聞其說

將相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然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爭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

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韓非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爲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說

孔子何以取子貢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辭及覆變詐戰國縱橫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

貢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以言語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爲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辨之

伯夷與武王周公孰是

商放桀武王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爲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悠者也夫以伯夷爲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爲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恥食粟而餓死豈眞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士之言行

古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餙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僞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之

孔孟之言不同

孔子不語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皆以爲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擇守令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而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良其何人

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可考焉

昔周公之爲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持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卒不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周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爲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爲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偉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

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考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歛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顧闕其說而施之於今何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文粹卷三終

後山居士文粹卷四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閲

書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謹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

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凌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

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亾乎自周之禮亾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

答江端禮書

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

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敗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古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成能惟於脩文略有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者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益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顧言其詳

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

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因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於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

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勉矣遂爲之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以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爨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皐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葢自三代以來共之然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齊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葢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

序

仁宗皇帝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遹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游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誦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拾已而就規矩狥今則略法度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葢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葢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節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

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嘗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所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謹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所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顏師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涉

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花圃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餅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頓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才官身雜徒吏下等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

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遁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婦而夫

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隣之子西隣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

不至於不慾義不至於多慾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雜著

孔北海賛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見之諗知不免而遂不屈葢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

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時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葢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予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徒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鷙豕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嚮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爲英自勝之爲强

後山文粹卷四終